



在過去的民國三十二年四月起以迄現在，於江蘇省無錫、蘇州等地之農村間，發生所謂「先天道」的邪教。男男女女，千百成羣，藉自衛之美名，實行其妖言惑衆，有「刀槍不入」的口號，以爲號召。與清季之白蓮教、天理教、紅燈會、大刀會等，大致相類；此等「左道倡亂」之起因，大率由於地方政治之腐敗，農民飢饉之壓迫，以及迷信思想之薰染，以致一唱百和，祕密結社，假傳道授徒，遂由少數以至擴大，若任其蔓延各地，或將不可收拾。嗟我小民，當此米珠薪桂的年頭，爲飢寒所驅使，更受其邪說所誘惑；恐不免有「挺而走險」之勢。

友

文

農村衰落與邪教

於此種邪教之流行農村間，不特可哂；抑亦可憫。換句話說，此種邪教所以流行農村間者，實由於近年來農村破產，有以造成之；而年來農村破產的原因，不外下列數種：

(一) 捐稅之繁重 近今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吏胥更借之以勒索，而對於農村則尤甚；此爲無可諱言之事實。故此先天道的信徒，曾聚衆襲擊徵稅所及鄉鎮公所，以洩其憤，謂之官逼民變，誰曰不宜。

(二) 雜色軍隊之騷亂 在江陰、常熟、無錫等縣之遊擊隊，每至農村按戶徵收陋規或餉糧，農民不堪騷擾之痛苦，故有請求先天道出而維持之舉，於是該信徒爲保護農村起見，遂與駐在當地之游擊隊爲敵對行爲。

(三) 征收田賦與米糧之重疊 在一般農村除征收正當田賦而外，征收之吏，復奪取其積穀或更搜括其雞豚，以致十室九空。農民不得已乃藉武術以爲自衛，爲淵駭魚，此實爲地方官吏之責任。

(四) 平民教育之不能普及 鄉間平民教育向不普及，而佛教的思想，反深入於民間。故先天道之易於使人迷信，且因痛受上述種種之壓迫，不得不亟圖自衛，以保衛其身家。

積以上各原因，遂於近年來農村破產中，先天道邪教，遂得乘機流行於農村間，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爲正本清源計，不可不籌下列之對策：

1. 革新吏治 地方官吏之貪污，鄉民即直接受害；故宜整肅官方，嚴禁需索，凡貪污官吏應盡量懲治之。語云：「一路哭何如一家哭，」民害既除，則地方自然肅清。

2. 寬免脅從 鄉民之信奉邪教，出於驅迫者半，由於誘惑者亦半。故對於受愚民衆，要當分別首從，懲勸並施，庶民知感化而改爲善良。

3. 安定民生 邪教之得以流行民間者，實由於近來農村破產，有以致之。民生一日不安定，則即使無邪教之肆其鼓惑，亦必致揭竿暴動。若一般農民生活，使其無壓迫之痛苦，衣食既足，隱患自平。

以上略舉治本之對策，所望當局勵精圖治，與民更始，則邪說設行，即可掃除。賅括言之，要以收拾民心爲第一。

文友月刊 目錄

第五卷 第四期  
第五十二號  
七月一日發行

農村衰落與邪教 (卷頭語)

儲力 周越然 2

小鬼難擋 徐白 2

海濱的懷念 方苗 2

單調頌 周子輝 3

隨筆

上海之教育問題 昌銘 4

婦女運動之檢討 魯西 5

關於滿州文學 東青 6

論經濟警察問題 東光 8

散文

自剖 藁謨 10

離羣之雁 石上流 11

鄉行散記 司徒瑾 12

雨 白道 14

畫 日本國民的敬慕神社 本刊特攝 15

日本的國民 本刊特攝 16

癡子 (學生徵文當選小說) 林兀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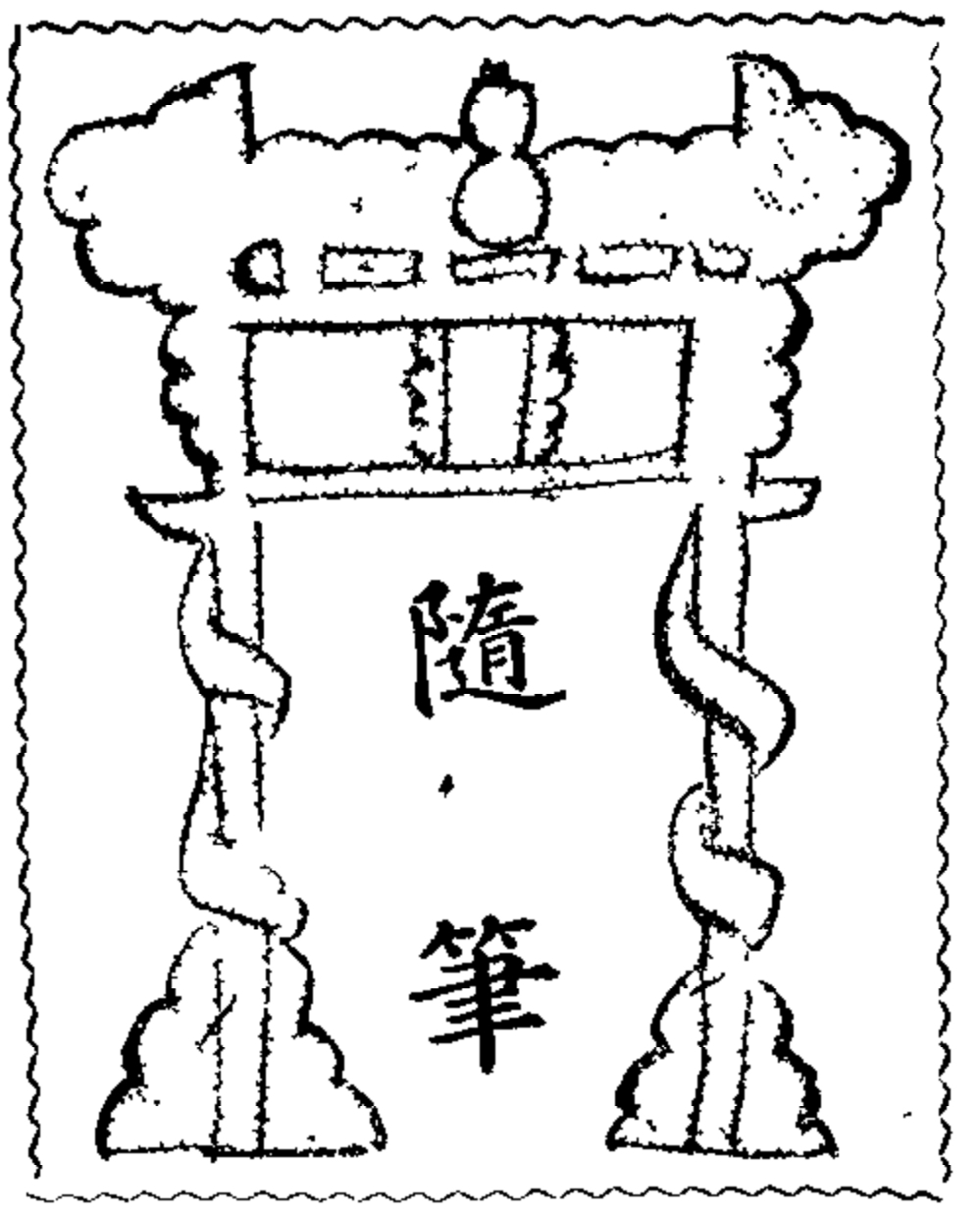
滿洲文藝

隱痛 居青 24

隣組之春 小松 27

尤三姐 (影評) 金長風 32

封面 (牽牛花) 甲斐宗平作



# 儲力

周越然

人們知道萬事總有個限度；例如，體小的舟車，不宜裝載過重的貨物，否則非獨破壞舟車，并且損傷貨物。但是關於本人自己的身體，這個通例又忘記了。人們——我們——白天這樣努力工作，為什麼到了晚間，還要使不正當的遊戲呀？我們既已忙了一天，夜間理應休息，理應睡眠；為什麼還要打通宵麻將？

我們在工作時候，理應工作；我們在休息的時候，理應休息。工作之後，繼以休息——這就叫做「儲力」。

儲力不是貪懶——不是在工作時間中不肯多用氣力的意思。

儲力好此儲蓄；我們將多餘的金錢，存入銀行，以爲他日之用，以備萬一之需。金錢不可浪費，精力也不可浪費。

世上有不少不少浪費精力的男男女女。讓我來舉個例子：某姓少女，是個大公司的打字員。依照定章，她必于早晨九時前到辦事處，下午五時散班。她的工作很忙；除了吃

飯及兩「便」之外，她幾乎沒有一點空閒。她起身極遲——在八時左右。趕快洗臉，趕快梳頭，趕快早餐，趕快出門——已經八點三十多分了。她恐怕趕不上九點鐘所以趕快喊黃包車，或者三輪車。

到了公司，忙過六，七小時，她理應歸家休息睡覺。然而她不這樣。她從不拒絕男友的邀請——吃咖啡，晚餐與跳舞。

她最喜跳舞。她以爲跳舞是消遣，是享受。她每夜跳舞，并且一定越過規定時間（十時）。跳舞用腿用腳，與跑路相等，與跑路相等的吃力。她每夜跳舞三小時，等于每日跑路三公里；回家之後當然甚爲疲倦，次日早晨，當然起不起身。

人爲萬物之靈；何以對於自己的身體，這樣的而不保重呀？何以要這樣無所爲的耗費自己的精神呀？倘然那個少女，白天可以安睡。倘然她白天可以不做工作，不吃「人家飯」，那末她當然可在夜間與男友跳舞——跳到天明也不妨，以舞爲業也不妨。不過她白天已經太忙；夜間再忙，身體那裏吃得住？小小的一隻船，或者小小的一輛車，至多載一噸重；那裏能多載兩噸貨物呢？

「萬物之靈」的人類，反而不及下等動物的聰明能而自制。小猫左旋右轉地自追其尾，自捉其尾。追到捉到之後，却又放了，放了之後，又去追捉。如是玩耍了相當時間之後，小猫自覺體倦，遂即停止「玩耍」，安然睡眠；任你怎樣挑撥，牠一定不理不睬。狗也知道自遊自止。

難道我們人類，反而不及貓狗麼？倘然真的這樣，那末我們理應仿效牠們。通宵麻將的我們，或者通宵跳舞的我們，何以這樣自傷其元氣？何以不看看家中的貓狗而學些乖處？

載足乘客的車不可趁；日夜忙碌的不可做。前者容易出事，後者容易氣絕。請閱下面

四字歌：不論人物，過勞則病。應休而作，豈是天性？

## 「小鬼難擋」

徐白

「閻王易見，小鬼難擋」是一句最能代表現實社會的俗語。我們睜開眼來，所見到的全是一般醜惡的「小鬼」。「小鬼是閻王的附屬品，仗着閻王的勢力，他們，氣焰囂張，到處橫行。

洋行公署的司閘，大小學校的門房，衙門機關的听差，要人閻老的車夫，大富人家的僕役，還有那些有稱爲「高級的職員」，都是面肉橫生，狐假虎威的特殊動物。他們尙未做官，或者永遠不會做官，可卻先學會打官話。

你第一次找閻王，小鬼說：「我的主子尙未起身。」你第二次找他，小鬼說：「已經出去了。」你第三次找他，小鬼說：「東家有客。」你第四次找他，小鬼說：「我的上司有病。」第五次找他，小鬼有點不好意思，便先叫你坐在那會客室裏等上兩小時，然後再來問你有什麼公事，但你還是不能直接見閻王，必須由小鬼替你傳話。不過，你若懂得見鬼的俗例，先索一把Sauese money，或者是現行的「錫箔灰」，那當然通行無阻了。

小鬼最着重的外表：所以當你要見閻王的時候，他會給你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你若衣衫不整齊，他會疑心你向他的主子借錢，謀差事，或是麻煩他的一類事情。

小鬼是奴才的化身，而奴才最害怕的，莫過於對於他的主子有不利的作用，雖然他自己

像一隻狗一樣，永遠沒有出息地給人飼養着。

小鬼最得意的傑作，就是「儼然有介事」。拾着鷄毛當令箭，一天到晚在閻王房內奔來奔去。他像鷄武一樣，只學了這麼簡單的幾句話：他對主子說的是：「對，」「是；」「對外面人說的是：「不對」「不是。」

然而，小鬼是有兩副面孔的，如果閻王待你客氣一點，或者當你上賓看待，那麼，當下次見了你的時候，小鬼便會改變了他的冰冷的氣態，也把你視爲菩薩，跪在你面前討好了。

因此，閻王與你談話時的一舉一動，小鬼都在旁邊留神着，靜听着。他以主子的意志爲意志，以主子的喜怒爲喜怒。主子快樂時，他擺尾；主子發怒時他狂吠。他是馴柔得像叭兒狗般的可愛，服貼。

小鬼失去了主子的時候，只得另找主子，如找不到主子，惟有像夾着尾巴，像喪家之犬，到街頭巷尾的垃圾堆裏，搜覓他的糧食了。

## 海濱的懷念

方苗

在城市裏住得久了，令人感到窒息的氣氛；每日所接觸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羣，鱗次櫛比的房屋，看不到遼闊的天空，吸不着新鮮的空氣，悶得像被關在籠子裏一樣。而且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要想趁着晴和佳日，赴名園勝跡之地，一暢心胸，更是樁難事。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所以在工作之暇，大家只有談着舊日所到過的山情水景，來點綴一下這目前苦悶的生活。他們以我住在靠近東海海濱的C鎮，要我告訴他們一些海濱的景象；我雖不能滿足他們的渴望，然而卻

使我眷念起記憶上的海濱來了。

故鄉，距離海濱，不上四十里。鄉間的少年夥子，在春秋農閒的時候，都集伴「下海」，獵取許多蠅蛾，蛤子，和蟹蝦回來，他們告訴我很多的海裏的奇景，很令我神往；但我却沒有外去幾次，現在，離開海濱遠了，去的念頭也深了，然而事實上已經不允許。忽近而貴遠，天下事，往往如此。

海濱，我只到過一次。

那時，我在故鄉的一個中學裏讀書，校中舉行春季旅行，在同學們的歡呼聲中，就決定到海濱去。

大早，二百多人，由校中出發，各人懷着了愉快興奮的心情，沐着春日的朝陽，向目的地前進。

下午一時左右，便抵達了A地，這是一丈多高的防海水的堤岸。爬上去，嚇！我們都被怔住了，前面是一片浩渺無際的平地，被陽光蒸發上升的水蒸氣，活似陣陣的海浪，向着我們沖過來。我們定了定神，才大着膽走下去；這是富有彈性的沙地，走在上面，軟綿舒適，真能長走忘返。這裏，看不到一座屋，一株樹，遇不着一個陌生的商人，聽不到一點聲息，令人感到一種原始的寂寞。

約跑了四五里路，忽見前面疏疏的散列着幾個高高的土墩，上面塔着茅舍。知道這裏還有居民。我們就分別上去探訪，像發現了另一個民族人似的。男女老幼也都很親熱的和我们談話；他們靠着煮鹽爲生，屋裏的用具很簡單，而且可以很靈便的搬動，他們說：如果大性的海潮上來，這普通居住的墩子，都要被淹沒，須要預先移住到一座最高的上面去。我想要是我們能看見湧湧的海水，從我們的腳下狂奔過去，或是置身於白茫茫的水國之中，又將有一番怎樣的情趣呢？再走不遠，一條帶子似的東西橫在前面，有無盡止的長，靠近去，原來是許多雪白的

貝殼；每次潮水上來，都把牠們帶到這裏，日積月累，就砌成了這厚厚的一層。海，是偉大的，聖潔的，牠不容納這些無用的殘渣。

貝殼那面，已有積水了。據說：海水灌足，可治愈腳氣病。我們就卸去了鞋襪，踏着清涼的海水前進。尤其是女同學，很顯出了不得意驕矜的神情，她們已打破了數百年來傳統的俗語，可算是女子界出了氣了（故鄉的土語，當產婦生下一個女孩時，人不知是男而是女，都用「是個不下海的」回答。）我們走了好久，水很深了，前面漸漸的迷糊起來，在迷糊裏有翁鬱鬱的黑影，我們疑心難道這裏還有森林？後來問居民才知道是張佈着的魚網。我們怕潮水上來，都提着膽子不敢再走。其實潮水也會淹沒前面的那些漁夫的，我們的生命確是比人寶貴了。但我很憧憬漁船的生計，想像着在那浪花飛濺的海濤中，過着浮家泛宅的日子，一定別有聲色。

大家走得疲倦了，都回轉來睡在貝殼上休息。晴碧的天空，分外顯得高遠廣闊，海風吹來，覺得清涼舒暢。我們靜靜地躺着，心裏空空的，一點思慮都沒有，似乎我們已立在人生的邊緣上，得着一個休息的良機。陪伴我們的，是那些倦逸的海鳥，牠們很自然地在空中逸旋，有的像負着使命似的很疾捷地向海國飛去，有的漫漫地飛着歸來。我不知道這裏是海的天下，還是鳥的世界。

天色不早了，我們就拾取了許多美麗的貝殼，預備還校，這時海水已漸漸的上升，我們看見海船向海邊走着，由 糊而清晰了。但我們不能久留此地，得一觀勝景。

在歸途中，已是萬家燈火。大家所覺得遺憾的：是不能在月明岑寂的深夜，靜聽海浪的吼嘯，或是在霧氣沉沉的清早，備賞海上的日出。

海濱，我只到過一次，而且又是爲時甚暫，但牠在我的記憶裏，卻是這樣的溫暖。

### 單調頌

周子輝

單調的別一種說法就是孤獨，每天的生活得孤獨，每天的生活節目（也可以叫做形態）就自然表示出單調；反之，把肉體和精神經常地浸淫於呼朋引類，徵歌逐酒，聲色犬馬場中，生活的畫面，也就自然地表現得綺麗熱鬧了。

交響樂比獨奏單音的樂聲，總獲得多數人類的擁愛，就因爲前者是熱鬧緊張，而後者却單調的色彩太濃烈，不免流於孤寂。

當然，並非沒有喜愛單調的人，並非沒有以單調爲自我人生的準繩的人，因爲單調有單調的妙境，把自己跟別人嚴格地對立起來，在一種靜穆的氛圍裏跟大自然的脈息交流，這樂趣是決非在聲色犬馬的熱鬧場中所可以領會的。無怪古來有許多哲人和詩人，喜歡在離羣索居的境界裏，度着屬於自己所有的時間。用客觀的目光來觀察，果然他們是這世獨立得太單調了；其實，假使你真能澄清你的一切俗念，置身於單調的境界，默察宇宙間的一切契機，則所謂單調也者，至多只能算作爲表面的，而決非爲內在的了。

退幾十步說，就算單調只是單純的單調吧。較之終日蠅營狗苟，利祿歛心之能事，無時無刻不在勾心鬥角的熱鬧場面裏過度烏烟瘴氣的生活要強出千百萬倍呢！孔老夫子說過「進則通利天下，退則獨善其身」，在此偉大激變的時代之下，自問不能在熱鬧氛圍中求閒逸，以利天下的蒼生，退而能守道安貧，在絕端單調的生活圈裏，過着雖於世無補，決於世無損的「獨善其身」的生活，至少是於心無愧的。

然而能夠爲是去做去，倒也並不是「一蹴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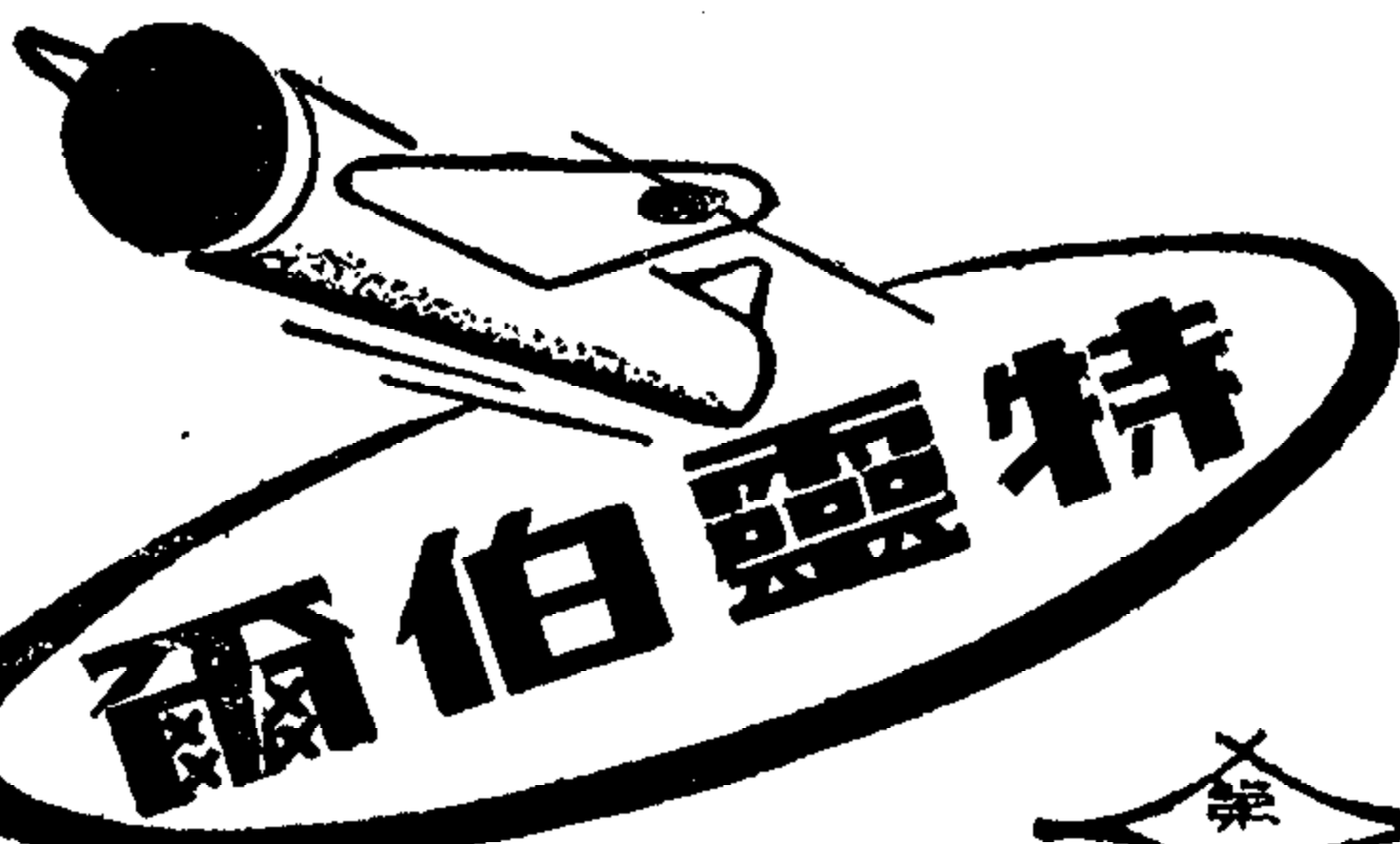
就」的易事，因爲這世界的誘惑力太多，太強了，左有「名」的媚眼，右有「利」的俏臉；許多胸無點墨之輩，居然可以擁坐高位達官之席；許多閭閻蓬戶，居然質迂誘發，搬起算盤，立地致富；左一誘，右一惑，終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甘單調，而亦涉跡到熱鬧場中的，殊不乏人；於此可見把握單調，倒亦非大易事。

不過又得說回來，如果不甘單調，投身熱鬧，而爲的是志在「通利天下」，志在「拯蒼生」，那自然是歡迎擁戴之不暇，我們又豈敢慘雜半點毀意於其間？

可惜這樣的作風太流於鳳毛麟角，於是我們也就不得不相反的消極地讚美單調了，每個人能單調而能獨善，至少於世無損，至少虛偽並起的現象可減少下去，而這個世界至少可以使人看得順眼點兒。

是以我讚美單調。

純正疏份亞密劑



上海塘沽路四二一號



# 上海之教育問題

昌 銘

友 文

上海市因爲居中國南北交通的中心，人文薈萃，智識階級和一切文化事業，如新聞業，出版業，都雲集於此。而學校方面，自大學以至中小學，亦皆先後林立。中小學除市立各校外，以私立者佔多數。大學在戰前計國立者有交通大學等，由教會設立者，計有震旦，聖約翰，滬江等，其他私立的大學有復旦，大夏，此外專科的學院，則有政法，商學等校，而以專攻政法（包括法律，政治，經濟等科）者爲多。上海各學校在數量方面觀之，可謂發展，殆居全國文化的首位。

九一八事變發生，中國大學燬於兵火，事變救平後，中國大學僅設法科，在租界內賃屋續行舉辦，以爲維持，其教科及設備，遠不如前，八一三事變爆發，私立的大學，如大廈，復旦等校宅，亦爲兵火所波及，大廈一校雖已遷移至市中心區，但主持校務者，已非舊時人物，教科亦不如以前的完備，徒有其名，復且一校的校舍，其一部份燬壞外，今於其原地由國府改設爲國立上海大學的農科，並分設法科於他處。蓋不特變更其名稱，即其教科和組織，亦已改變無遺。至教會所設立的大學，除震旦及附屬中學部分，倖獲保全外，如聖約翰，滬江等，則因英美的關係，其校舍已改作他用，惟市立及私立中小學等，大部分尚存其舊，然亦不免多少的變遷。至今日戰時的教育，不免有停頓或變更的影響，但教育爲國家的命脈所攸繫，民族的元氣所倚賴；雖在戰時，不可一日間斷，且較平時尤宜特別注重。今素以教育發達的上海，依上述狀況，已有「風流雲散」之景象，有屬引爲悲觀。惟筆者管見，在戰時之本市教育，以現實而論，就存在各大學和中小各學，應首先注意其師資，校風，以及改善待遇等問題，庶戰時教育，尙可維持於不敝。

（一）師資之良否，關係於教育之盛衰，尤其關係於文化之升降。教師不僅在學科方面，須有極深刻和專門的研究；而在精神方面，更宜修養德性，負一時之人望。故無論大中小各學，教師得其人，則學生自己與學校本身，俱受其教益。環顧本市教育實況，在學校延聘教師，僅顧情面，爲一種應酬品；在教師亦僅以敷衍爲塞責，循例上課而已。

此種狀況，自大學以至中小學，莫不皆然。此非筆者故爲危詞聳聽，按諸實際的原因：（一）由於學校待遇的菲薄，所以一時口號，有「大學教授不及黃包車夫」之收入，而欲教師盡心教育，誠屬南轅而北轍。（二）由於師資之缺乏，學校之延聘教師，既以應酬情面爲目標，則凡品學兼優與夫道高望重的教師，當然不願屈就，是以形成學校與教師；俱以延聘的教師，不過濫竽充數，遂因循苟且爲能事，更安能期望教育之進步。

（二）校風之整飭，端在學校當局整躬率物，嚴確明定其綱紀。不問學生在教室或課外自修，或在膳堂及操場，固宜一律嚴肅整齊。此不僅於學校形式上爲羣衆所觀瞻；而在學生精神上亦可養成高尚之人格。本市原爲工商區域，號稱奢華麗之場，環境不良，本不適於大學的設立。凡舞場，咖啡館，以及劇場，賭窟等，所在皆是。

日前新聞報社評，有「學生的自肅」一文，指出上海各大舞場各大學生於每週均涉足其間，相習成風。「專以租舞場，售茶券，約遊券爲其每日課程，此外則有終日出入於賭博場，嘯傲於咖啡館者，更不知墮落了多少優秀份子」。實爲對於上海大學生痛下針砭。

希望教育當局應加以嚴重注意。至於中小學校，除市立外，私立的各校，等

於「鱗次櫛比」，尤以「弄堂小學」爲最多。在表面上似甚興盛。然考察其校風，雖亦不乏整齊嚴肅爲各校之模範；然大多數每有秩序紊亂，學生在教室或在操場，非習於囂張，即流於怠惰。故一言及本市中小學生，雖不致如大學生，放浪徵逐，然一般校風殊未能盡善。

（三）教師之能否盡心教育，應視學校當局是否實施提高其待遇。上海私立各校之學校當局，除熱心教育，斥資興學外，殆均以自私自利爲其目的，故雖本年春季因生活的高昂，爲提高教師待遇起見，對於學生加徵學費，惟其結果，教師的待遇，不過質量上僅稍增數成，並未見其若何改善。

以菲薄的薪給維持教師個人生活，尙且不足，更遑論其瞻養家屬。學校當局既自私自利，不顧及教師之生活若何，此種情形在教師終日尙不得一飽，則欲望教師認真教授，專心職務，自屬不可能。

上列數端，不過就目前現實問題，希望教育當局的改善並增進其效率，以冀維持本市戰時的教育。否則長此以往，則教育前途將有江河日下之勢。故教育當局應特別注意，爲適當的處置，庶本市的文化，賴以不墜。







# 關於滿洲文學

由內面的及精神的考察

文

友

## 一、滿洲文學是大東亞文學的

### 萌芽之一

滿洲文學是大東亞文學的萌芽之一——如果允許先從結論說起，我們不憚根據熱烈的意志和悲壯的決心，來為滿洲文學冠以這樣一個定義。所謂大東亞文學的萌芽之一，並非是混淆曖昧的蓋然的觀念，也不是空洞脫虛的人為的標榜，完全是由滿洲文學構成條件規定出來的。換言之，滿洲建國在世界史上的意義，首先指定了滿洲文學的位向，更為滿洲文學奠定了精神的基盤，此外，還有滿洲獨自的人文的演進，風土的觀照，社會的營為……等等文學的構成條件，錯綜融彙起來，加乘在滿洲文學的發生過程上，自然而然地把滿洲文學規定成大東亞文學的萌芽之一了。當此大東亞戰爭之下，東亞全體將要歸復其本來

面目，在日本和中國，當然都發生着種種內容形式各不相同的新的文學，甚至這次大東亞戰爭勃發後新興起來的南方各國，各應其歷史和環境，也都各有其新的文學，而以其光輝燦爛的傳統和清新活潑的生命，創造着我們所矚望的大東亞文學。滿洲文學在這逐漸形成大東亞文學裏，實佔有一個儼然不動的位置。

考察一個文學的淵源，構成及其未來，這文學賦加決定的價值，本來有種種的觀點。由於某個觀點，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文學的內質，有的文學表示國家的運命，有的文學代辯民族的意志，有的文學陳述社會的慾望，還有的文學闡明時代的感情……無論那種文學，都有其世界史的或文化史的意義。譬如三十年來風靡東亞的西歐文學，在西歐文學本身論之，其輸出東亞而獲得了絕大的

## 爵青

支持，無異是在東亞的新天地裏，實證了西歐文學的世界史的或文化史的意義。同時，受過西歐文學的洗禮之後，日本在明治年間，中國在民國初首，產生了所謂新興的現代文學，也是同樣具有另種世界史的或文化史的意義的。然而這些所謂世界史的或文化史的意義，究其根底，却都是立在西歐的文學史觀上，纔能得到解釋的。換言之，多年以來，西歐的文學史觀就左右着東亞文學，對東亞文學賦加着決定的價值，規限着東亞文學的淵源，構成以及其未來；再深刻些來說，就是西歐的文學史觀竟成爲東亞文學的觀點了。東亞文學並不能決定東亞文學的本身，這實不啻東亞文學的悲劇，同時更不啻東亞文學的墜落。回想數十年來，中國和日本的文學汲汲於西歐文學的所謂流派，思潮，技法，只有透過西歐文學，纔能看出東亞文學中的國家的命運，民族的意志，社會的慾望，時代的感情……這不是悲劇或墜落又是什麼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世界史的或文化史的意義，完全是附庸的，被動的或追隨的而已。然而應乎東亞復興

的歷史的必然，受過此次大東亞戰爭的教訓和刺激，將這種附庸的，被動的或追隨的東亞的文學，竟提高爲開拓的，主動的或先進的東亞文學了。這偉大的轉機，就是大東亞文學的構想。由這大東亞文學的構想，我們纔獲得了所謂真正的東亞文學，更由這真正的東亞文學，纔獲得了和西歐文學對決的根據和勇氣。

這大東亞文學的最初的實驗溫床，就是滿洲，經過幾次試驗和相尅而出現的，就是滿洲文學。所以說滿洲文學是大東亞文學的萌芽之一。

## 二、文學就是國家

文學就是國家。這種論法似乎有些獨斷。其實詳察文學的本質，歸根結蒂，文學還是一個全體生命的代言。在今日的人類社會裏，國家乃是至高至大的全體，所以說：文學就是國家。所謂文學就是國家，並非勉強要使文學停滯在國家的階級上，抹殺文學的世界性，或剷除文學的個人性，而是說一切世界性是由國家普遍起來的，而一切個人性也是由國家凝結起來的。假設無國家，即無世界，同時也無個人。在這一點論來，滿洲文學完全是國家的文學，由國家出發而歸着於國家，由國家普遍於世界，由國家凝結於個人，離開滿洲國是不能談論滿洲文學的。

使滿洲文學和國家渾然化爲一體的精神樞紐，就是滿洲的建國精神。

關於滿洲的建國精神，已經勿庸於此重複縷述，滿洲國的高遠的經綸，完全

是以建國精神為其基調的。開國以來，即銳意糾合東亞各民族，實現民族協和的王道樂土，創建內外一如的道義世界，造成東亞各國親善提携的基礎人，意圖先在滿洲實現人類的最高理想。大東亞戰爭以來，東亞各民族各國家都恢復歸其本來面目，以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為共同目標，當然將滿洲的建國精神視作了大東亞精神的一部分；其實在距今十三年以前，滿洲國能倡起這樣鮮明而偉大的旗幟，於東亞的一角間，創了前代未聞的宏業，這實在不啻大東亞共榮圈的先驅。滿洲文學以這種建國精神為基調，在大東亞文學的構想尚不具形以前，實在已經就蘊藏着大東亞文學的胚胎了。

在世界史或文化史上說來，滿洲建國乃是一個對西歐的苛烈而公平的批判。滿洲建國以王道批判了西歐的霸道，以民族協和批判了西歐的民族自決，以全體精神批判了西歐的個人精神以道義批判了西歐的功利……胚胎於這種建國精神的滿洲文學，雖然在創期的伊始，尚屬稚弱無力，其實也隨着國家的根本性格，含有批判西歐文學的義務和使命了。所以當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東亞各民族猛然覺醒，都齊整步武向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邁進，在文學的分野裏，發生了創造大東亞文學的機運，由滿洲文學自身論來，簡直就等於自身體內隱匿多年的本質，如今基於歷史的必然，果然現露到表面上來了。滿洲國正對大東亞戰爭的完遂和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發揮着雄渾偉巨的實力，與此同理，滿

洲文學也在大東亞文學的創造上，證明了自身的本質和實力。

在今日，滿洲文學尚未脫出創期，還沒有綽綽有餘的實績，去尅制勢力雄厚的西歐文學，所以不能輕易談到世界性的問題。然而至少在狹義的世界性論來，是和東亞的各國家各民族具有同樣的精神的。譬如美國文學和法國文學，由東亞的我們看來，同為西歐文學，具有同樣的西歐文學精神和我們的東亞文學對決；由此類推，在大東亞文學上，滿洲文學和中國文學或日本文學，也同為東亞文學，具有同樣的大東亞文學精神，可以和他們的西歐文學對決了。這種世界性，縱即是僅限於狹義的世界性，却完全是由國家普遍起來的。

假設由國家向世界性普遍是文學的橫的發展，那麼由國家向個人性普遍就是文學的縱的發展。在橫的發展上，滿洲文學努力在大東亞文學上行着自身的位臵，和東亞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學一同對決於西歐文學，追求着共同的大東亞精神。至於在縱的發展上，却也未稍疏忽，而在發掘追究滿洲的獨特的個人性。換言之，就是在滿洲的建國精神裏，創造着滿洲的獨特的人間像。

滿洲的獨特的人間像該是什麼？由普遍性的共通的部面，將文學的機能轉向個人性的特殊的部面，這問題似乎有些矛盾。其實在文學上，一個國家的國民，必須要有一個獨特的人間像，這人間像的創造愈是真摯深刻，而愈是能有其世界性的。因為一國的獨特的人間像，必是那個國家的真正的國民，那個國家

的真正的國民，則又必是真正的世界人。以實例說來：日本或中國的獨特的人間像，必是日本或中國的真正的國民，同時，必是真正的東亞人，而又必是真正的世界人。特殊即共通，共通必須特殊，特殊和共通是成爲正比的。

滿洲文學由國家向個人性凝結，現在正努力創造着滿洲獨特的人間像。所謂滿洲獨特的人間像，就是民族協和的先鋒，道義世界的市民，基於滿洲的建國精神，這人間像被文學創造出來，在新興國家的哺育裏，在滿洲的人文和風土的影響裏，描繪出他的嶄新心理和生理，必能給未來的人類生活史放一大異彩。關於此點，譬如在這悽愴的大東亞戰爭之下，滿洲國的潑刺雄偉的國民，胸中懷着熱烈的愛國心，從事於勤勞增產的事實，已經逐漸出現在文學的創作裏，由這滿洲特有的生活，提鍊其堅實朴素的的精神，培養其真摯壯美的意志等等即是。

總之，文學就是國家。滿洲文學就是滿洲國。滿洲文學正由國家向世界性普遍，同時也正由國家向個人性凝結着。

### 三、滿洲文學是有組織性的國民行爲

滿洲文學是有組織性的國民行爲。在現代，以個人的感情和意志爲內容的文學，已經成爲歷史的陳跡，現代文學必須在全體的組織之下，成爲國民的行爲，這乃是世界一般的趨勢；近則取其實例於東亞的日本，遠則見其實例於西歐的德國或俄國，凡爲近代國家，其文學

無不如此。所謂具有組織性的國民行爲，就是根據國家總體的感情和意志，在國家的一定的組織之下，在絕對的指揮之下，闡發文學的道德和力量，來供獻於國家而完成國家目的之謂。

由來，文學的絕對價值，毋寧是由於文學者的強烈的個人行爲來決定的。有時，反而因爲文學者的非國民行爲，更能爲文學添加較高的價值，這種異例，在世界各國的文學裏，決非僅有罕見。而滿洲文學却非如此，滿洲文學在形上的創造上，雖然是個人行爲，在形上的生成上，其基本精神則完全是國民行爲。換言之，滿洲文學的絕對價值，是由文學者的強烈的國民行爲來決定的。何謂國民行爲？當然按其國情各有異

**疥癩盜汗治癆劑**

# 那苦蘇

效作用。及夜尿症且有特  
佳。又對於盜汗  
活。供用之時更  
效。尤與一良  
各種病俱有  
抗。作用對  
練。而成有  
最。新方  
效。成分乃  
那。即大藥  
大。經治癆，自古

總發行所 重松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同，然而其普遍妥當的現象，則是每個國民都舉其全力為國家供獻，以國家的權利義務，為其個人的權力義務，行為也始終是對於國家目的的實踐，這就是國民行為。滿洲文學從最初的出發，就是具有這種內質和外貌的。

支持這種國民行為的最大的力量，就是組織機構。一切的國民行為，譬如勞動，建設，創造……，如無一定的組織機構，國民自身縱有熱情，也不能發展成國民行為。滿洲文學與此同理，是在一定的組織機構的支持之下，表現着國民行為的實際。

關於文學的組織機構，世界並不乏這種先例，就是在中國和日本，過去數十年之中，也有過無數的組織機構，然而考察這些組織機構的內質，却是各有宗旨，各據傾向，只是個人行為——甚或非國民行為——的辦法而已。滿洲文學的組織機構則完全與此相反，而是在全國唯一的組織機構之下，接受國家的指導援助，集中全國文學者的總力，向國家目的邁進的。這唯一的組織機構，就是滿洲藝文協會的文學部。

滿洲藝文協會是滿洲國藝術活動的大本營，在這龐大鞏固的組織機構中，文學部為其重要構成份子之一，糾合了全國各種各派的文學者，遂行着滿洲文學的活動，和國家的方針，同在併進，充分地完成着文學的國民行為的使命。

#### 四、滿洲文學正向完遂聖戰邁進

滿洲文學正向完遂聖戰邁進。滿洲文

學自從進入大東亞戰爭以來，自覺到其本身的性格和使命，愈是發揮其本來的面目，現在與國家目的取着同一步調，正向完遂聖戰邁進。

現在的滿洲文學，為完遂聖戰，進而供獻於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其努力精進是非常驚人的。在國家總力戰的現階段中，首先覺悟到文學活動應該拋棄從來那種安逸退隱的態度，所以滿洲文學在戰爭勃發同時，就強化了文學的陣容。爾來數年，傾盡文學人的睿智，努力顯現建國精神，創造豐富的文學作品，使文學的道德和實力，深透到從事戰爭的國民大眾之間，而成為勤勞增產的精神的要素，在這慷慨激昂的戰局下，已經充分發揮過滿洲文學的使命和責任了。

在現階段之下，滿洲文學成為戰國的文學，大致在實踐上收得了下記的成果。

第一，滿洲文學首先昂揚了必勝信念。滿洲文學將此次大東亞戰爭的聖戰性，已經充分滲透於國民之間，今後也要以昂揚這種信念為目的，勇往邁進，俾使國民全體堅持必勝信念，在完遂聖戰上，強化其精神的基盤。第二，滿洲文學更煽起了敵愾心。為了誘發國民積極勇敢的鬥爭心，昂揚國民挺身奉公的執意，用文學的感動力，在完遂聖戰上，激勵着烈烈如火的敵愾心。第三，滿洲文學正供獻於明朗潤達的戰時生活。因為戰爭的長期化，物資獲得的規律化，勤勞增產的增加……等等，在戰爭中，國民的精神輒則陷於疲憊，全體生活恐

最近政府當局鑒於物價高昂，金融市場投機及囤積居奇之風，日益加甚。有執行商品新限價；取締證券便交和在場外買賣，並強化同業公會的措施。此種措置不可謂不嚴密，不周詳。但奸商市儈居奇抬價，黑市買賣，超越限價，金融市場之操縱升降，各業之投機囤積，積習相沿，至今都未全部斂迹。此實由於奸商市儈對於政府的法令，視若弁髦所致。在當局雖計劃盡善，不啻三令五申，但終大違嚴厲執行之目的。揆其原因，政府雖為發號施令之機關，究竟耳目有所未周，調查亦未能盡悉。況黑市的買賣，與投機囤積，大都「深藏善賈」，暗中肆其活動。故在此種情形之下，當局

若欲達嚴厲執行之目的，非賴於經濟警察不為功。警察制度，分為政治警察，司法警察，經濟警察，前二者的任務在保護安甯之秩序，及逮捕現行犯，有實施偵查之權。而後者的設置，則專為調查市場商品的價格，及擾亂金融，投機或囤積各種貨物等情弊，執行政府當局之法令，如有越軌舉動，則必執法以繩，呈報當局，盡量懲治。故經濟警察之職責，至為重要，專注意於經濟上之事務，與政治警察，司法警察以職權相輔而行。

輔而行。

經濟警察之職責，其重要既如此，則凡負擔此種職務者，其人格必廉潔，行高志尚，而對於商場的利弊，亦必熟諳，黑市

## 論經濟警察

文

友

有陷於乾燥無味之憂，爲了防止此種弊害，必須發國民生活添加生趣，使其明朗豁達起來，所以滿洲文學集結了一切的創意和考究，以文學的力量補助國民精神，使國民全體得以在戰爭上長期持久，獲得最後的勝利。第四，滿洲文學基於大東亞共同宣言，正供獻於大東亞文化的振興。按大東亞共榮文化的特質，端在尊重東亞各民族各國家的傳統和文化，根據建設共榮圈的理念，創造富有彈力性和親和性的文化，藉以復興燦爛光輝的亞細亞文化。在這文化建設上，文學的分野是非常重要的。滿洲文學鑑於本來的使命和性格，並鑑於滿洲是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先進國家，爲實現五大宣言中的文化建設，正向這方面開拓着文學的道路。第五，滿洲文學正和大東亞共榮圈及樞軸各國進行文學交流。概如前述，滿洲國乃是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先進國，所以能如此跨示者，實因爲在這新興國土之中，建設着以民族協和爲內容的新文化。滿洲文化的實際雖然尚在發展過程中，却定以示諸大東亞各共榮圈及樞軸各國，爲其參考取範，同時更採取其他國家民族的優點長處，俾資供獻於滿洲文化的進展，所以彼此之間，是時時需要文化交流的。滿洲文學爲滿洲文化的重要分野之一，夙能覺悟此種必要，所以也盡量向這方面培

有着自身的力量。

以上，已由內面的或精神的方面，對今日的滿洲文學概略加以考察述說。總之，滿洲文學因爲經日尙淺的關係，雖然未有驚人的實際，然而其性格及使命，却極爲鮮明重大，在大東亞戰爭完遂大東亞共榮圈建設成功之日，一定會發揚光大起來——這是滿洲文學者確信不疑的事實。

爵青先生本名劉佩，滿日文化協會職員，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賞受也，「歐陽家的人們」文學評論」他出版多。

感冒 · 頭痛 · 齒痛 · 神經痛 · 流感

**海克的 止痛粉**

上海河南路

**東亞公司**

的交易，亦必洞曉，且必對於其任務，不爲自私自利之圖，始能盡其職責。是以當局對於經濟警察之任用，尤須慎重其人選，關於平日的品格學識，經驗，均須注重，方能使其稱職。

### 察問題光

察的未嚴厲執行法令，隨政府之威信所致，故政府欲抑平物價，安定民生，必自整頓經濟警察始。其方法則優其待遇；重其

今之充任經濟警察者，固不能謂係濫竽充數；亦不敢稱爲人盡材能。尤其是操行方面，是否潔已奉公，則未能盡信。否則政府當局何以厲行商品的新限價，而黑市之高抬物價如故，又何以命令取締投機囤積，從未從實檢舉，以爲懲一警百。

如是則本市之經濟警察，非惟不克盡職，抑恐未能潔已奉公，致一切商品任意高漲，此雖由於市儈藐視法令，陽奉陰違，亦由於經濟警

人格；使其盡奉公守職。尤必嚴明其賞罰，遇有檢舉確實者予以獎勵，如有上下其手者則懲罰之。經濟警察辦理適當，行見市儈操縱之積習，將一掃而空。

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

# 散文



## 自剖 葉 謨

### 春不留兮時已失 老衰颯兮情逾疾

——李白惜餘春

自剖，往年詩人所著書名，本篇屬於假借性，略述坎坷的片斷。

我生在浙西山明水秀之鄉，一個平凡之境裏我逐漸成長，隨之繁衍的，便是人生的哀戚。

童稚生涯業經模糊，祇記得怯懦地極怕熱鬧，除了強迫的集體活動，總攜取書本為伴，經常緘默無聞躲匿着冥想。人生的意義及價值極早閃擊腦神經，足有一段時間，我無法解答而迷茫。

最初受中國思潮與尼采叔本華丘淺次郎第學說影響，空洞的夢幻支持我的思維，同時，環境日趨險惡，柏格森的生命進化論却並未使他服膺！種種失望不容緬想一切，厭世唯心論否定我的前途，特別喜吟「柳如多病無心綠，花到將殘不

肯紅，」之類詩句，意緒消沈，步履維艱，所謂「身未亡而心已死」了。

思想與肉體均有早熟現象，初期求知慾熾盛，例如李石岑人生哲學上卷，大約初中畢業那年夏季，僅費兩天把它讀畢，絡繹檢閱各科學術，經驗視野迅速拓展。

也許是頑固舊家庭的普遍現象，少年戀情橫遭摧折，孤獨無依之際，心境更全為虛無佔據，李商隱詩集成了日常必修課，吟哦大批斷句：「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清漏漸移相望久，微雲未接過來遲，」「醉起微陽若初曙，」「夢斷聞殘語。」

年華陶醉既成絕望，未屆二十歲已多類廢運暮之嘆，轉而精心灌注於研究寫作，中學大學至從業，迄未間斷。關於寫作，顯有演進突兀跡象，如十三歲抒寫病猴之死達四千字，次年所作散文初夏的消亡，共七節計七千字，十七

歲著長詩鵲花山崖亦有一七一行之多，記敘文海甯的婦女竟近萬言，致中學時代爭以一大塊文章一稱謂，而我的收獲並不因數量而成功，未始非我後來此時尚簡練之源。

裏行間，拙著第一集前有言：「少年時起，常有著慘痛的懷想，這裏所表現的，全是血和淚，對讀者不會無意義吧？僅僅微薄一卷，竟積壓多年，渺茫際前途，且留一閣弱紀念，」即為明證，且取過「荒郊暴屍」

「死前獨白」等題材構成詩或小說，略染惡魔派氣息，無意間常帶類此傾向。抑制主觀，近年來，自問已抑制主觀，儘量憑藉現實，但前些日子友人由遠方寄來批評一則，指我描寫「人民痛苦」的雨季為「重奏下的調子」，生命何其脆？使人滅亡的機會太多了，「等句，原文列我為「感傷主義」作家：總是那「纖巧地缺乏雄渾氣魄，永遠寧謐地追尋着宇宙的奧秘，」

「唔，這有何理由論辯。的奧秘，我自認得有一散文的後跋，我會著「迷」的日子，「或比附岩窟裏的一根水草，沒有風雨，隔閡太陽，不受擊撞常常不會復蘇似的；」「經年的寂寞，經年的悵鬱，找不回飛馳的綻然的笑；雖然永遠未曾奪去我的倔強，」「天賦的付，又兼口齒拙劣，」「致礙於應付，但面對紕繆的打

算，免激昂慷慨，終無喻利的打白喉、傳染病、傷寒、鼠疫、肺癆等急性傳染病，都會培養我孱弱體質，兒童日記裏有這樣一節：「不意十歲時，父離家赴滬，予竟守迷途，形勢突轉危殆；待父歸改請西醫診治，幸獲痊可，元氣虧耗過鉅，雖經努力振作，頗難恢復昔年時活潑，」「嗣後，我即持健康的日態，猶恐積毒作祟或則盲腸炎發，醫藥費無法籌措，勢必無辜犧牲！刺激過度，更羸瘦下去。

生活方面，我頗羨慕鄉村，簡靜的黎明空氣清新，認為是「極早起的無上享受。連年轉輾，難居，鴿籠住宅終至頭昏腦脹，每晚不足五六小時安眠，往往兒童叫喚聲中，難能睡下，連字片語，韶光機械地越過，連閱覽機會也渺不可求。

粗硬的米粒我難下嚥，自知病患層疊，對營養攝生不得不稍加注意，易消化的雞蛋水菓之類係日常食品，奈物價威脅，頗多心物的矛盾，終於苦悶與日俱深。

數年間，帶了衰頹的原應休養的身，東西飄泊，早置生命於度外！

我燥急直率的情性，顯然諸般不宜，幸妻隨行在側，她緩緩溫柔調劑了我的缺陷，所以足跡遠跨七省，從未給人不快印象，且良朋益友幾次極力援助於困境，至今我萬分感謝他們。

每逢雨天便抽掣掣肘。割創口三處，暫免斷臂悲劇。病後記憶衰退，預擬從此擱筆，奈家庭激變，再無餘資可供食，終為雜誌編輯邀寫旅行錄，纔重握舊管，雖勞碌終日，依然生計動蕩！行文至此，彌增根觸，前驅無路，能不為之喟嘆？

萬里歸來，弟妹生離死別已過其半，株守蜘蛛絲密佈的老屋，對黑漆斷牆敗壁凝眸，珍藏的圖書先後凋殘零落，不知會烙印上多少心血？如今所見殘破的樓頭，儘綿延惱人舊夢。

大體觀察，既經顛仆人間閱盡滄桑，剩下的惟有感慨！應愈覺個人渺小命運至上，但心理上已多遞嬗，排斥無謂幻想，僅承認機緣（等如佛經上習用的「因緣」）存在，思想煥然革新，彷彿僵而復活，處處以現實作基礎，快樂胸襟轉趨穩定，在此苦難時代我極願任一小卒，肩荷一己責職。

不過由於傳統因素，仍難克服心餘力竭之病，假如激烈勞動後，頑強的酸楚與頭痛，衝撞地襲至，禁不住目眩眉縐了。

歲月匆匆，轉眼已步入中年，吟孫雲鳳「人事獨悲秋漸老，少年須惜水難迴，」之句，亦屬黃花陳跡，虛度半生，西風摧寒，暫錄鱗爪，願留倖德之塵影而已。





# 離羣之雁

石上流

爲一般人所熟知，雁是一種很具合羣性，而且極守秩序，非常有紀律的禽鳥，牠們不拘在飛行，休息，覓食，睡眠的時候，都始終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和紀律，並且，每一個雁都懂得維護牠所屬的一羣的利益。因此，如果有一個雁離開了牠所屬的一羣，牠的悲哀，苦痛，恐怕非我們自命爲聰明的人類所能了解，而且也非言語所能形容比喻。

總之，雁是具有豐富理智和熱情的，並且行動是紀律化的。這在我們自視爲萬物之靈的人類，除了同樣具有豐富理智和熱情並且行動是紀律化的人，他的美德是比雁不如的，至少我個人是具有這樣的感想！

在我認識的朋友中，有一個具有豐富理智和熱情並且行動是紀律化的人，他深深地知道愛羣，而又很懂得守秩序。他的姓名，爲了必要，我打算把S做代表——好在姓名本來是

代表人的一種符號，那末，我就把S算做代表他的一種符號吧！

S君今年是將近四十歲的人了。他雖然蓄着相當長的西式頭髮，但是人工的光亮，掩不住天然的斑白——從他的斑白的兩鬢中，就可以看出他是經過相當的憂患，這斑白的兩鬢，也可以說是他的半身愁苦的烙印吧！

幼年的時候，他在小康商人家庭中長大起來，雖然他父親是一個不很精明的舊式商人，不曾學會現代求暴利的囤積操縱本領，一切只知道節儉，但是對於他兒子的讀書求學，却並不怎樣節省，更不能說有絲毫吝嗇，因此，他在這樣的條件下，得以完成他應受的教育。從離開學校，直到社會上做事，他在過去二十年中，很懂得愛羣，並且更懂得守秩序。有時固然爲了過份的苦悶而尋取刺激，不免被一般道學先

生認爲荒唐，但是在內心上，却把握住相當的主意，同時，他更不求取別人的諒解，也不想博得別人的同情！

他具有一種堅強的信心，絲毫不受外界的影響，任何誘惑……等等，都不能動搖他的信心。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唯一的短處，不能迎合社會的轉變而在不自知不自覺中，漸漸的鑽向牛角尖裏去。並且，越鑽越深，沒有回頭改轍之日

這樣，他便和離羣之雁一般，陷入悲哀，苦痛之中了。雖然離羣的原因，並不一定是他的真正過失。

社會環境，因爲多方面的原因，天天在轉變，他也一天天的在向牛角尖裏鑽，他越鑽越深，便離社會越遠，他的悲哀，苦痛，也一天天在增加，可是他悲哀並不頹廢，苦痛並不懊傷，這並不是離開了羣，而是羣驅逐了他。

終有一天社會環境會不極泰來，而回轉到它的原來位置；那時，他會鑽破牛角尖的盡頭而脫穎出來，當他鑽破牛角尖的盡頭而出來的時候，他將重新光明，雖然一時的光明很小，但他認爲這是黎明前應有的現象，他自有他的光明的前途。他這樣的安慰自己，他的悲

哀，苦痛便會輕輕的消失！

這社會所有的，只是欺騙，卑鄙，榨取等等，到處是個人自私主義的膨脹，已經不是人類合羣的社會，睜開眼來，只有掠取切奪，一羣不打臉的變相強盜在活躍，那裏還有什麼秩序？紀律？這是他對現社會的唯一的看法，也是他唯一的結論，同時也是他離羣越遠的唯一原因。

他在牛角尖裏，體驗到一種非現社會人類所能想像到的困苦生活：

他家裏，除了他和他的妻子之外，還有六個小孩，並且都在學齡中，從大學中學小學以至幼稚園，每次高貴的學費足夠他負擔了。在米珠薪貴的現在，他這八口之家，使他每月支出，在數字上必須負擔至少六個圈圈——在十萬二十萬之間，雖然他的生活是最低最苦的限制，但是憑他的個性——能力在現社會中是另外的一件事——從那裏能求得這些收入呢？

他雖然每天爲生活而掙扎，甚至於吃過早餐愁中飯，夜飯米更不知在何處？但他並不灰心，更不想改變他的宗旨而從牛角尖裏開倒車，他認識現社會人類的殘酷，他並不向這些殘酷人們乞憐，他好像是離羣

之雁一般的依然渡着他有秩序有紀律的生活，在沙灘邊覓食，在蘆葦外睡眠，他只是在心心上每天增加他悲哀苦痛的烙印，

在某一個機會裏，我遇見他，他的西裝式的頭髮更多斑白，他的面容也更見憔悴。

「近來的生活，是更加困苦吧！這是多數人所共同感覺到的困苦，當然不祇您一人！可是，爲了生存，不得不掙扎，不過別人比較您能適應環境罷了！」我用帶有相當安慰而含有啓示作用的語氣這樣問他。

「生活嗎？不容說，是一天比一天的困苦，這固然不是我個人受它的威脅。只是環境，我却不願，也不懂得怎樣去適應。如果我願意或是懂得怎樣去適應的話，我將爲環境所吞嚥，同時我也將失去我的存在！」他回答我說。

我默然了，我深深地感到這談話將不能繼續下去；但是他又說下去：

「這幾年來，我爲社會所摒棄，我心頭上已是冰一般冷，水一般的靜，這冷和靜在我是十分需要的，因爲像現在這四面陷穿似的環境裏，我實在沒有勇氣再和它來往。在目前，社會上所有的，只是欺騙，卑











# 日本國民的敬慕神社



日本每個國民立於戰線，擊滅

敵人，而在戰場殉國。祭祀許

多英靈的靖國神社，建立於東

京都九段坂。國民追思其父親

、兄弟、知己友人的武功，而

堅固其滅敵的決意。每年春秋

二季都舉行嚴肅的祭典。

天皇陛下，皇后陛下及全國國

民都參禱。大東亞戰局下日本

國民之精神，物質的團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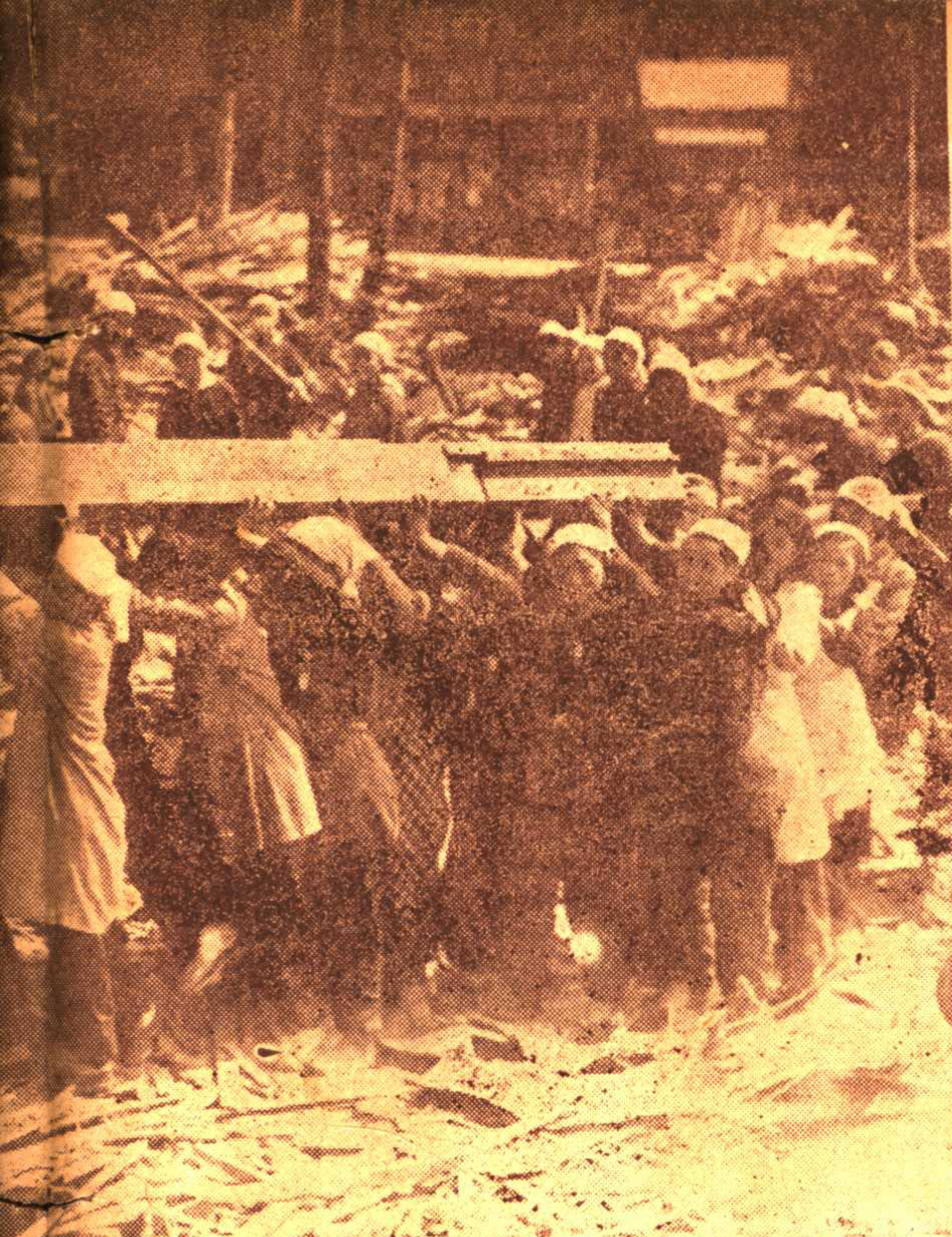
對靖國神社神靈宣誓而鞏固。

（照片係本年春季大祭）



# 日本之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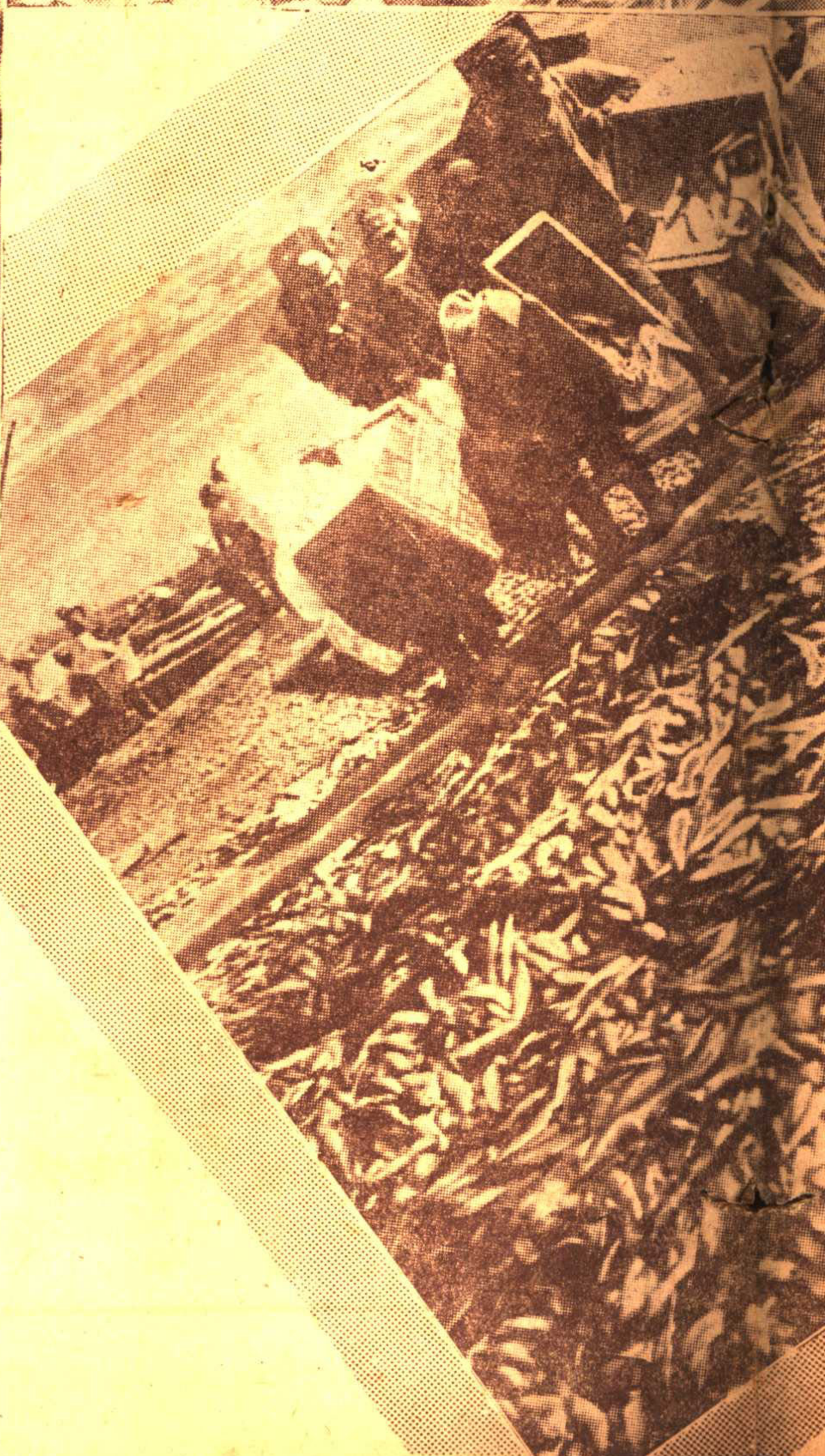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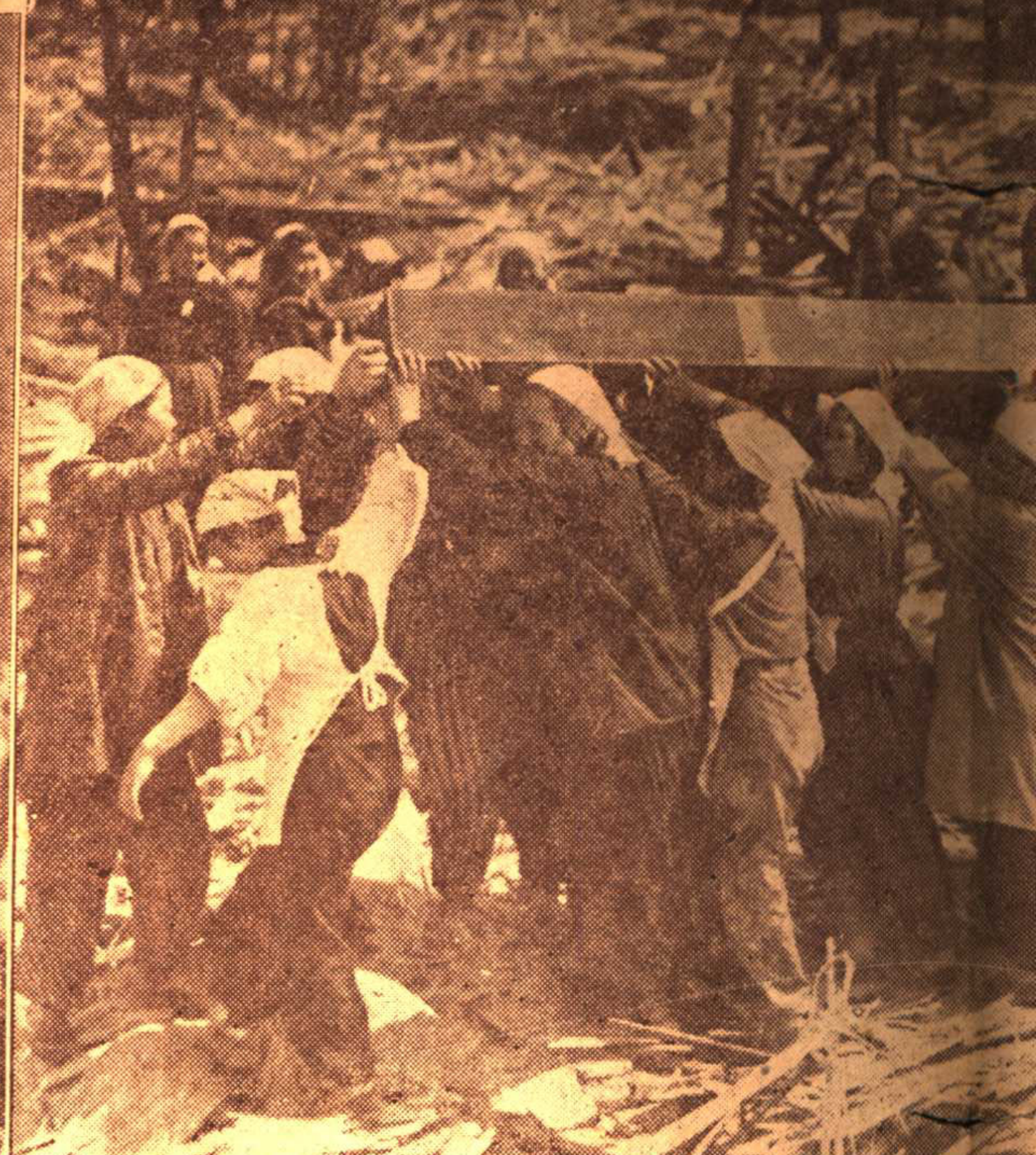
戰激線近。日已化局大東亞  
 機士近。敵本美迫  
 何呢？竟生本國下  
 民近茲。究的日空。本製敵本愈，日東  
 對。風日介。景本紹？如活國下美本迫戰益亞



百  
 樂  
 寧  
 女性  
 賀  
 尔  
 学



增論空種蔬小共。在大的他動手設。學從中而的，般，日三運無操進之。以爭來，增體一康晚晨每。一魚捕，海也、。事，也處及京炸上協子，各，處，糧。從員女各阪東轟中同孩榮植地何產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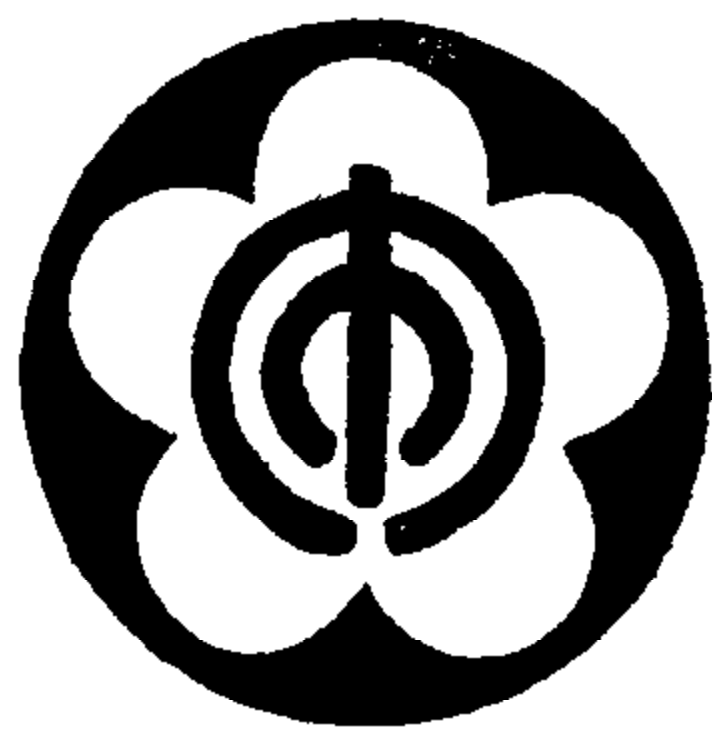
# 福樂片

強効  
高單位維他命B<sub>2</sub>劑



乳幼兒發育  
酒害・糖害  
夜盲症  
各種皮膚病  
疲勞恢復





# 上海特別市中央市場

## 經辦品目

地貨類 罐頭  
水菓 醃臘  
南雜貨 柏臘  
北雜貨 猪油  
火腿 筋粉  
中紙 鹹醬菜  
雜柴 神紙箔  
藥材 土燒酒  
調味酒類

## 所屬組合並社會

開北本場	南市分場	滬西分場
中央地貨水果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地貨水果集配出資組合	滬西地貨集配出資組合
上海青果卸賣株式會社	南市上海青果卸賣株式會社	滬西樹柴炭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雜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北雜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雜柴炭業集配出資組合
北雜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南雜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中紙業集配出資組合
日本入南北貨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中紙業集配出資組合
神紙箔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拍臘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樹柴雜柴炭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鹹醬菜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日商土產紙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調味酒類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藥材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筋粉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中紙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南市樹柴業集配出資組合

## 取 扱 高

年 額  
一百三十億元  
以 上

代 表  
市場長 陶 聞 齊  
副市場長 池 田 誠 次

開北本場 上海北西藏路蘇州河畔(舊四行倉庫)  
電話代表(〇二)八四五三一

南市分場 上海南市裡馬路五五四號  
電話代表(〇二)七〇一六五

滬西分場 上海滬西長甯路中山路角  
電話代表二三〇一五

杭州辦事處

### 學生徵文當選



我最喜歡那看門的

一句地胡說。

老頭兒；只要我有一點空閒，或者覺得煩悶無聊時，我就會找他撩天。他對待每一個人都是那樣親切，和氣。比這個更好的，他會講許多離奇動人的故事。他說的故事，據他說，大半都是真的，並且還是親自經歷的。只是他不肯多說，倒是歡喜輕輕地擊拍着那根從不肯離手的旱煙筒，半閉着眼傾聽我們有一句沒

他曾告訴我，年輕的時候，他該是自己村莊中第一個角色：勤儉，耐苦，所以家中田地雖少，却還能勉強過去。他娶了妻子，生了一個女兒後就死了。他還告訴我在妻死後就離鄉當過一陣兵，在一次打土匪時給俘了去，又逃脫出來。他還到大城市中做過許多年工，積得少許錢。後來年紀大了，對這種流浪的生活也感到厭倦了，這才想回到自己底家鄉。回來後不久，一個偶然的機會

，使他在我家住下了。

對他所說的話我總拿一種不信任的神氣看待牠。我想在他臉上找出昔時的軍人氣概，我想在他身上找出當日勞動活力，但是我都失望了。風塵和歲月已在他額上刻下一條條不可磨滅的痕跡；半衰老的身體，只是整天坐在大門旁一條長檯子上，不時地呼吸着那根長煙桿。

想不透他對瘋子會有這麼好心腸，就拿一件事來說吧。他在我家雖是個看門的，也兼理着看管菜園的職務，但是我却難得見他離開門旁的長檯子。不過一聽得菜園中發出沙沙啦啦的響聲，同時住得最近菜園的嬌娘也尖着喉嚨叫道：「哪個野小子又在偷東西？」他立刻敏捷地跳了起來，挾着旱煙桿，三脚併兩步地趕到菜園中。如果真有一兩個來偷東西的頑童給他拿到時，他就老實不客氣地抓住他底頸子，用旱煙桿上的銅嘴在他頭上响亮地敲幾下，然後把他扔出牆頭，說：「他怎麼進來也叫他怎麼出去！」

有點害怕，所以我見他偷偷地進來了，一定要逼着老頭兒打他出去。他顯得很不情願，却又不得不聽我。

有一天我到菜園中去摘幾顆白菜，正與瘋子撞個對面。他手中握着一大把蠶豆，在裏面似乎有好一會了。誰說他癡，傻？我看他採的就是頂肥大頂粗壯的幾只豆莢！他見了我，吃驚似地兀立着，對我嘻嘻地笑個不住。我大吃一驚，別轉身就向大門口跑去。

「喂，喂！老伯伯，」我氣喘喘地說：「那，那個癡，癡子又來偷，偷東西了！」

他總是坐在門旁，握着他底旱煙桿，出神地遙望着門前的曬場，曬場外廣漠起伏的田野，還有那孤零零地立在村口大道旁的一口破廟。那破廟，我不知道他怎麼對它會有這麼好感；它在我們孩子們底眼光中，不過是一種恐怖底泉源。破爛的門框窗戶，碎了瓦片的屋頂蓋着稀稀落落的茅草，那塌圮的牆壁在括大風時簡直就要倒下來。至於裏面是怎樣一個光景差不多誰也不清楚。它給一個癡子——全村的人都這樣叫他——占住了，沒有人敢踏進一步。

癡子離開我家最近，也常常進來偷東西。不過老頭兒對待他可就大不相同了。平常他見了總當不見，或者說一聲：「噯！讓他去罷！」別人怪他，他就說：「唉！一個癡子，和他計較甚麼？說又說不明白，打他又怕……」接着做好做歹地把他推推扯扯地趕出門了事。

「他十分安閒地坐着回答，一點動也不動。」

「呸！快去趕掉他！菜要給偷完了！」

「偷菜的不止他一個呀！」

「不知爲甚麼他竟會說出這麼滿不在乎的話！我可不答應。」

「倒底去不去？你在管什麼事的？」我說，「我去告訴婆婆！」

「嚇，青官兒，你總是這樣！別鬧了，我去趕吧！」他站

我們所害怕的破廟，老頭兒却有時會偷空去修理，像屋頂上那些茅草就是他蓋的。我真

可是我總覺得有點兒不甘心。對這捉摸不定的癡子我的確



起來咕嚕了幾句，挾着旱煙兒去了。我快快地跟在後面。

到了菜園裏，癡子還是呆呆地站在老地方不動。他見我們兩人走過去，手一鬆，十幾莢蠶豆莢都散在腳跟，但是他還是嘻嘻嘻嘻地在癡笑。

「誰叫你進來的？還不給我滾出去！」老頭兒裝出威嚴的樣子，大聲喝着。

「嘻嘻：嘻嘻：嘻嘻：」癡子動也不動地望着我們。

「喂！聽見嗎？出去——」癡子把兩隻手搓搓，又抓抓頭。

「嘻嘻：嘻嘻：嘻嘻：」老頭兒舉起旱煙桿裝着要打下去的樣子。癡子怔了一怔，別轉身就要逃，跨不了兩三步，給一個門潭絆倒，跌了一個狗吃屎。

「嘻嘻：嘻嘻：嘻嘻：」他並不爬起來，却伸手去拉身旁的菜葉。

「嚇！」老頭兒趕上一步把他拖起來，說：「滾出去！你偷了豆子，還要拿菜！」

癡子伸伸手，彷彿表示他並沒有偷東西，一面嘴中囁咕着：「我：我：」又拍拍肚子。

「去！」老頭兒又一聲大喝，癡子向圍牆那邊走過去了。

「回來！」老頭兒又喊。我給他弄得莫明其妙；癡子也瞪着眼睛轉過身來看他。他指着地上散落的蠶豆莢，說：「拿去！」

「老伯！」我提出抗議，但

癡子已經三脚兩步地走了。老頭兒彷彿着了魔似地，半响站在門前不動。我覺得有點奇怪，搖搖他，問道：

「誰是小玉兒？」老頭兒搖搖頭，拍拍我底肩膀，不做聲。

「你知道嗎？剛才癡子叫誰



是我又不敢禁止癡子回來。癡子拾了豆莢，老頭兒把他從門口推了出去，他回過頭來，望着我：

「嘻嘻：嘻嘻：嘻嘻：謝謝小玉兒……嘻嘻：嘻嘻：」

「噢！」我向身旁找着：「誰是小玉兒？」

「我問癡子方才叫的小玉兒是那一個！」

「癡子：小玉兒：」老頭兒底話又打住了。

我知道這中間一定有一段動人的故事。但是老頭兒似乎不願意說。他那老繃的臉，呆滯的目光，正像傾全力地在回想，回想。他抬起頭，望着那座破廟，癡子早已隱了進去。旱煙桿咬在口中，那一頭的火早熄滅了，他彷彿不知道，仍是用力的吸着。

他忽然別過頭來問我：「青官兒，您相信有鬼嗎？」

「鬼？」我有點不懂。

「嗯，鬼，還有神？」

「沒有！」我大聲嚷道，「這些都是人造出來嚇自己的！」

「我正在讀書，受科學的洗禮，自然不會信這些。」

「那麼，您相信命運嗎？」

我開始奇怪了。老頭兒爲甚麼盡問我這些沒頭沒腦的事？

我說：「命運？命運不過是那些沒用，受痛苦無法解脫的人用來安慰自己，使自己甘受痛苦，順處逆境的一種欺騙自己的方法而已！」

老頭兒神色變得沮喪了！他彷彿在對自己說：

「欺騙自己？欺騙自己！我是在欺騙自己？還有那癡子！他是在嚇唬自己！」

「老伯，你說甚麼？你知道那癡子底事嗎？」

「豈止知道，我很清楚呢！那癡子！」頓了一頓他又說：「如果世界上有命運——我相信一定有的——不過那也許是人造的——就說我，我就造了一個人的命運！」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

「誰？」

「又是癡子！」

「是，癡子，還有小玉兒。」

「小玉兒？」

我幻想着一個辛酸血淚的故事。

又沉默了片刻，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煙。在煙霧裊裊中，他開口了：

「青官兒！你還年輕，不懂做人的樂趣，也不懂做人的痛苦！」他換了沉重的口氣，「一個人在年輕時最要緊學好做好，不然這些痛苦的回憶，足夠你老來受用！」



這麼想——我羞她，我罵她，她不睬。我問她：

「你嫁了這一個窮光蛋，將來怎麼過日子？」

「她說：『哼，誰說他是窮光蛋？你不知道家有百萬財富，不知薄技在身這句話嗎？』」

「我憤恨地說：『這種沒出息的人會做甚麼事？田不種，工不做，只曉得成天閒蕩，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大無賴！』」

「他也生氣了，說：『你別管，我嫁了他準沒有錯兒！他會拉琴，他會雕刻，這不就足夠換飯吃了嗎？』」

「我早知道他們怎樣打算。他們預備流浪，要走遍一個個城市村莊。他會拉琴，可以入戲班子，她也可以在班子裏演唱。他會雕刻，可以常常做些小玩意兒賣錢，也可以替人家刻印子……如果真的沒有辦法，他們還可以沿途賣唱！」

「多麼放蕩的心思啊！我可以說，在我們這並不開通的村莊中壓根兒就沒有聽見過，而他們竟會這麼想，居然還要這樣做！我真不知道他們會鬧成怎樣！是的，我發了一場大脾氣，不管她願意不願意，當天

就把她許給保安隊司令——他還沒有娶過親，年紀又青，有財有勢，雖然是個帶兵的，人倒是挺好，挺和氣——這麼一個好姑爺，我想我決不會對不住這個寶貝女兒了！」

「你當然想像得出小玉兒悲憤的心情。我把答應了的親事告訴她——其實就是我不去告訴她，她也會很快地知道的；村子裏多的是愛管閒事的人，有的是妒忌大成的人，他們一知道這消息怕不會立刻去對大成說？幸災樂禍原是人們底常

情啊！——她，小玉兒，一聽得我說，就跟我大哭大鬧，成天不使我安寧。她不依，她用死來恐嚇我，要我去退掉這件親事。但是你想我能夠嗎？司令是怎麼樣的人，他會許你在這樣的事上開玩笑嗎？我擺出做老子尊嚴

，我知道她一定不會去尋死。她還甩不下大成呢！

帶她逃走，逃得遠遠地——這野貓兒！

「大成還不是一樣的野貓兒！他終於答應了。家裏管束不了他，他又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傢伙，並且他又愛着小玉兒！他不能看着小玉兒給人家搶去，那將使得他發狂。但是，要保留着小玉兒，他只有帶着她逃走。逃走！這正是實現他們浪漫思想的好機會！」

「有一天，大概是半個月以後，我整天沒有看見大成來找她，我覺得有點奇怪，就問小玉兒：

「你底大成呢？今天他倒沒有像蒼蠅那樣來叮住你？」

「她似乎有點惱，說：『爹爹，您開玩笑了，甚麼你底大成！』」

「誰跟你開玩笑！」我又裝出嚴厲的樣子說，「你已經是人家底人了，早該學點規矩，還要跟這種野小子混在一起！」

「爹爹，您別發火！」她說，「我已對大成說過，叫她從此以後別再跟我來往了，因為……」

「她改變了！我沒有去想這

是爲甚麼。當天晚上我喝了許多酒——我真高興，小玉兒現在是我底聽話的女兒了！」

「喝了許多酒，我昏昏地睡過去，醒來已是第二天大天亮。我叫小玉兒打臉水來，叫了三次沒有一點回音。

「我想她一定又野到外面去了。我起來自己弄舒齊了，便到外面去找她。我預備叫她回來訓斥一頓，問她可記得昨晚响說的話。

「可是叫我到那兒去找她呢？村中的人都在說：

『小玉兒跟大成跑了……』

「這時我才想到昨天晚上小玉兒原是用計策在騙我啊！

「後來呢？」

「後來？」他說，「保安隊司令不知怎麼也得詢了。他派了大批人往各個方面去搜查，就像捉強盜似地！」

「這兩個逃亡的人在半途給找到了。一對野鴛鴦給拆散，小玉兒仍給司令官娶去，而那男的——大成——却……」





文

友

老頭兒搖着頭連連嘆氣。

那逃亡的一剎那間的情形不難想像得出。小玉兒會着了大成，乘着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溜出村莊。村莊中的狗兒也許會驚叫幾聲，大地上一切都睡熟了，只有整澈的月光，把大地照得依稀可辨。田地，山野，樹木，村落都像披上了一層輕薄的紗，而偶然穿過田野的小溪，在月兒底光輝下，更像一條條的銀帶，在微微抖動。何等美麗的夜，何等美麗的自

要安心得多了。小玉兒也許開始唱着歌，鄉野底情歌，輕輕地，就像夜鶯在低聲哀訴。大成側着耳朵傾聽，牽着她底手，扶着地底肩，有時更應和幾聲。他們望着廣遠的原野，像出了籠的小鳥一樣快活，興奮

在他們底腦海中，只有美麗的夢幻……天明時他們到了縣城。這裏的一切已經給他們一種新的眼界了，想到將來還可以走遍更遠的天涯海角，還可以看到更奇異的東西，他們心中有甚麼感覺呢？在縣城沒有逗留多少時候，他們又重新踏上旅程……「然而，」老頭兒補充着說，「他們倒底被找到了！保安司令底眼光多厲害，手爪多麼遠！像煞神從天上降下一樣，他們掉在這一對逃亡者底頭上。小玉兒要叫喊，給他們抑住了。大成要反抗，他們給他當頭一記槍把子。他昏了過去，給拖到一所破廟中。」

前的事了，可是他還忘不了小玉兒！他忘了和小玉兒當初相戀時的情形，就是眼前逃亡的事也想不到，可是他腦海中還留着「小玉兒」這個影子；他要去找到它！

「他開始從一個村莊走到另一個村莊。他總是住在荒廟中。後來不知怎麼着，也許是尋找了許久，覺得厭倦了，才在這裏的破廟中久住下來。」「那麼小玉兒怎麼了？」我問道。「小玉兒？我就算跟她永別了！自從她逃走以後我就不再看見她。別人都說她跟司令結了婚，我也相信這樣。但是不知怎麼我總不敢去見他們。倒底我離開了家鄉，在外面混了近十年——嗯，十年，十年無家的生活也使我厭倦了。」

「我承認是我害了他。雖然他不認識我，不記得我，也不會怪我了，但是我總覺得十分抱憾！還有小玉兒，不曉得她到底還是活着，還是含怨死了？」

我從迷濛的煙霧中窺見他一臉懺悔的神色。我不再怕癡子了，反覺得他那「嘻嘻……嘻嘻……」的態度十分可愛。小玉兒——如果活着的話——大概老了，然而他却永遠那麼年輕。老頭兒爲了他們感到萬分的痛苦，但是他，這癡子，忘了從前的一切，只在心中保存着一個美麗的影兒，也許會引起偶然的惆悵，却不知道甚麼是痛苦。我

得覺癡子固然可憐，却是真正幸運得多！

兩星期以後，村裏傳着一樁新聞：癡子掉在水中溺死了。人們都說他在夜裏亂跑，一不小心跌在池塘中。但是我即猜想，或者是他底幻覺使他在水中發現了心中蕩漾了多年的影兒——小玉兒，所以跳下去捕獲它。看門的老頭兒也知道這消息了。我第一次看見他淌出幾滴眼淚！

(完)

（筆者係大同大學化工系一年級生）

**哈利巴藥膏**

**外傷 火傷 燙傷 特效**

田連藥廠

初夏的傍晚。

旅行了一整天的太陽，剛剛從地平線上走下去，夕陽的餘輝把蔚藍的天壁燒得通紅，尤其是停留着的白雪也把牠染成了緋紅色，眉痕般的新月已高掛在紅海般的天空裏，麻雀們

是外國梧桐的馬路上躊躇着。

走到一家教堂的門口時，同行中的金仲柏提議到新婚不久的吳達三的家裏去鬧新房，或聽取些新婚後的生活的趣事。假使說除了這目的之外還有其他的目的時，那麼想到他們那裏去吃一頓夜飯或喝一點老酒。



## 青居痛隱

裏去吃一頓夜飯

或喝一點老酒。

到了那裏，一

切都充滿着新的

氣象，新式的傢

具新粉的油牆：

；在燈光下一切

都發出了令人耀

眼的光亮。雖然

大家沒有說甚麼

，可是各人的面

上都流露出各種

不同的羨慕的容

色，同時暗暗

地向着這對新夫

婦祝福。

約摸坐了五分

鐘，仍不見新

娘的形跡，我們

正想請達三介

紹時，「擦」的

一聲，把我們的

裏，顯露出一個年輕的女子，

她睡在粉紅色的被頭裏，面孔

灰白得像一張白紙，在散亂的

頭髮下更形得瘦削，眼珠深陷

着。面上充滿了憤恨的氣色，

她昂起了頭，兩隻眼睛不住地

在我們的面上移動，彷彿這憤

恨是爲了我們而發的。

我們都呆住了，心田裏驀然

地跳出這個念頭，難道與達三

吵了嘴啦！同時油然地發出了

一種難以措置的窘態，爲的眼

前的事情使我們太不能瞭解了

。

過後，達三在台上「砰」的

敲了一下，面上給仇視的怒容

控制着，顯得很難看，兩隻眼

睛虎視眈眈地盯住了她，好像

要動武的樣子。

於是這女子受氣似地向裏床

一翻，發出了這樣的一句話：

「現在我病了，叫我有甚麼辦

法！」操的北平口音，語氣很

溫和，一點也沒有動氣的樣子

。不知不覺地我就生出了一種

同情心。尤其是從她的面上看

來，她的話語並不是裝作的，

因此，我們對於達三的這種粗

野的舉動起了一種不平，覺得

在這種人的面前是不應當這樣

的。可是我們又沒有說出口來

，好像說出了就要招怨似地沉

默着。

達三等她朝裏睡時，他的首

先的怒容消失得一絲也不賸，

却換來了一張勝利的笑臉，同

時把他的舌頭也伸了出來，好

像他又做了一件很滿意的事。

於是，我們好像在看魔術團

變戲法時一樣的弄不明白。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金

仲柏不耐煩地輕聲問，同時把

他的上半個身體向達三那邊俯

了下去，意思是想把這輕微的

話傳進他的耳朵裏。

「她是個患有歇斯的里的人

。」達三把我們引入了左邊的

一間膳室裏時，他加思索地

這樣說，可是把我們都驚住了

。

「瞎說！」金仲柏地不信似地

說。

「有這種病的人倒很討厭，

你事先不知道嗎？」我擔心地

說。

「你們都弄錯了，她不是我

的「劃一火」呀！」達三發笑

了起來。「她是我的同學。」

「不是你的太太爲甚麼睡在

你的床上，」金仲柏的心上寬

了一下說。「不過我就有點懷

疑，因爲新婚夫婦的感情，決

不會糟到這種地步。」

從達三的口裏才知道這位小

姐叫丁偉明，是北平人，同學

時他們的感情很好，畢業後，

她的生活很浪漫，於是他對於

她日漸地冷淡下去，他與另一

位女子結了婚。他對於偉明；

從語氣上聽起來是帶着輕蔑的

態度。

「她的浪漫的事體，就是講

上一整天也講不完，她玩弄過

人，也被人家玩弄過，她的生

命輕飄得簡直像一根游絲。」

達三輕蔑地批評着她。同時把

他的新夫人介紹給我們，簡短

講了一些他與她的羅曼史。

吱吱喳喳地在梧桐樹的枝葉間跳躍着，好像在歌唱着一支歡送夕陽的晚曲。

我和幾位闊別了已有二三年的同學，走出了××公園的門口時，一時又想不出上甚麼地方去，於是無目的地在兩邊都

不同的羨慕的容色，同時暗暗地向着這對新夫婦祝福。

約摸坐了五分鐘，仍不見新

娘的形跡，我們正想請達三介

紹時，「擦」的一聲，把我們

的視線都吸引到剛剛拉開的雪

白的紋帳上。兩尺多闊的帳縫

我們並不要求他講得詳細，同時把鬧新房的事亦拋於九霄雲外。而急欲達三講的是偉明的事，可是剛剛提到她的名字而欲講下去時，這位偉明小姐發現在膳室的門口，她的頭髮比剛才整齊得多了，面孔上撲上了一層薄薄的香粉，比在被窩裏時神采了不少，他穿得很單薄，花洋布的長衫，赤着的脚上穿了一雙繡花的拖鞋，胸前的兩個高凸的東西，走路時一聳一聳地好像要打長衫裏鑽出來，她倚在門柱上向我們微笑了一下，然後走了進來和我們寒喧着。從她的言語裏，覺得她的為人還算坦白而大方，不像達三所說的那樣卑鄙，所以我們都很願意和她談話，真像她喜歡和我們談話一樣。先前所輕視她的心理，驀然地不知拋到那裏去了。

「真想不到我能和諸位在這裏會面，我覺得非常的榮幸。」

「她好像在荒蕪的沙漠裏遇到了熟人樣地欣喜着，然後又用了責問的語態問我們。」諸位

先生！你們覺得人類是否有情感。——

我們都沒有回答，爲的她的話語問得太突然了。

「以我的處世眼光看起來，人類是虛偽的，自私的，沒有情感的，即使有時能表達出一點熱情，亦無非是相互利用罷了。」她的臉上又帶來了憎恨。

「先前我抱了很忠實的態度去迎合社會，可是社會所給予我的，却是欺詐與無情，唉！像我這樣年輕的人，真不知經歷了多少年辛辣苦酸的事。」

這時，正中的八仙桌上已端滿了酒菜，吳達三與他的夫人請我們上坐，這位丁偉明小姐亦很殷勤地招待着，一點也看不出「歇斯里的」的本色。這位小姐她很能吃酒，面上給酒染得緋紅，言語也比先前多了一些，可是並不混亂，我們都聚精會神的注意在她一人身上，尤其是大家只用了酒溼着自己的嘴，好像要用了清醒的頭腦去欣賞她。她呢！一杯一杯

地喝着，並不覺察到我們的秘密。後來她的眼珠也紅了，似乎已有一些醉意。

「社會是殘酷的，我沒有遇到過一個說真話的人，亦沒有遇到過一件真實的事。」她憂鬱地說。

「哈——他們玩弄我，欺騙我，甚至還要侮辱我，罵我。」她又呷了一口酒，向達三夫婦看了一眼又繼續地說下去。

「世上沒有一個人能瞭解我，同情我，他們都是用了輕視的眼光瞧着我。」

「人家說我下流，我下流在甚麼地方，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正義感的頭腦，我決不會爲了自己的幸福把痛苦建築在別人身上，亦從不會用了不道德的手去摧毀過任何事物，去刺痛人家的心腸，我不曾爲了自私去謀害人家，我真不知道自己的罪狀在甚麼地方。」

「要是人類喜歡吃馬屁的，那麼我又沒有拍馬屁的本領，要是喜歡賄賂的，那麼我沒有這末多的錢去孝敬他們！總而言之，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人。是給人類摒棄的人。」說時她又大口地喝着。

「我很想知道你的一切，可惜你現在醉了。」金仲柏給她說動了心，很惋惜地遺末說。

「醉嗎？哈——我沒有醉！我的頭腦很清楚，現在我只感到酒才是我的忠實的同伴，他能解除我胸中的煩惱。來！我們大家來乾杯！」她又舉起了酒杯一飲而盡。「喔！忘記了朋友！你們猜猜我是一個怎

麼樣的人！」

「神——經——病！」達三發怒地高聲說。我們都給了他一個不要再說下去的眼色。

「你是一個給幸福遺棄了的人，也可以說是一個被社會戲弄的可憐的人。」我同情地說，她的兩隻眼睛牢牢地頂住我的臉上，好像不許我說假話的樣子。

「對呀！我是一個給社會戲弄的可憐的人，你知道我的內心是多麼的隱痛。」她向達三看了一眼，然後好像想起了甚麼似地問我道，「達三講起過我的事嗎？」

「講過一點兒。」金仲柏代我回答着。

「她說些甚麼？」她的眼轉移到了金仲柏的面上。

「他也是金仲柏的話。」

「沒有這回事，」她搖着頭說。「他不是說這話的人，他是沒有心肝的魔鬼，他喜歡時把人家搶了過來，厭倦了就把她拋開。」

「一年前，我與×君正將進行訂婚時，他用了各種非人道的

手段來破壞我的婚事，把我強搶了過來，可是他總該滿足了，想不到同居了三個月後，他的原有的獸性發作了，一口咬定我不貞節，他說，我先前不該與×君打得那麼熱。你們想想，這是人說的話嗎？」一串串晶亮的淚珠從她的面頰上

的臉上，好像不許我說假話的樣子。



掛下來，一直落到她的手臂上。「尤其是他見了人就拚命的宣傳，說我如何如何的浪漫，如何如何的下作。我倒究是一個人，人總是要面子的。就是真的不好，他也得好好地指正我，使我得有一個改過的機會，可是他老是虛構出種種無中生有的事來破壞我，使我見不得人。」

達三總是搖頭，有時發出一陣陣的冷笑，好像她的話是不值得一聽的。

友  
「就是他拋棄了我與這位小姐結婚，我一點也不表示反對，因為合不來結合，還是早日脫離的好，免得痛苦終身。」

「這幾天，我是來吃他的喜酒，想不到他在大庭廣眾不顧一切的大大地侮辱我，於是我就氣出病來。」說時她笑了，是一種近乎哭的笑。打噎了幾下後，把剛才吃下的許多酒菜全都嘔吐了出來，發出了一種令人難聞的腥臭的氣味。她的臉上的紅色也褪去了，換來的是與白蠟差不多的顏色，眼淚

浸透了她的臉，胸部急促地起伏着，身體一側，從左邊倒了下去，同時發出了一種令人慘痛的聲音。

達三夫婦與一個傭人把她拖入隔壁的房間裏。面上都發出了一種難以言狀的態度。

時間不早了，我們也不去追問這件事的底細，我們撇下了這位可憐的女子走了。心裏真是說不出的不安。

「她瘋了，我和她根本沒有同居過，你們別相信她的話。」達三送走我們時，這樣地辯正着。

滿以為總可以鬧一下新房，聽取些新婚後的趣事的我們，却換來了這樣悲悽的一件事。隔了半個月再去時，他們已搬走了。

爲了生活的鞭子驅策得太劇烈的緣故，偉明的事很快地在我的腦袋裏消失了。

一天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半年不見的金仲柏，他說，達三已搬到鄉下去了。由於他的喚起，使我聯想到偉明

的事來。於是我就這樣地問。

「偉明有消息嗎？」

「你和她有關係嗎？」

「瞎說。」我否認着。

「那你問她幹甚麼？」他俏皮地說。

皮地說。

「我覺得她太可憐了。」

「她姘了一個富商，打得如膠如漆，後來在於她的平日的言語上，給那個富商知道了她的先前的事，於是不久就把她拋了。」

「那麼她現在在那裏呢？」

「不知道，也許又跟了人罷！」

金仲柏抽了枝煙，又想到了甚麼似地接下去說。「達三最近給我一封信，他說，他的夫人很不規矩，所以他預備和她離婚。」

「唔！有這麼一回事。」我半信半疑地說。

「你不知道嗎，達三的脾氣是很古怪的，他的太太只要和別的男子多說了幾句話，他就要不開心的，因此他結婚以來，簡直沒有過過好日子。」金仲柏嘆息地說。

「那天幸虧我們沒有和他的太太講過話。」金仲柏給我說得笑了起來。同時有一個知心者來解除她的際痛。

這位被人鄙視的可憐的女子，現在不知飄泊在甚麼地方，

——完——

### 送 嬰

伊 臨

嬰兒呀！

你剛臨產：——

就披上了艱難……

慈母的血淚：——

決攔不住貧魔的主宰！

嬰兒呀！

迷途的羔羊將多麼恐惶？

失卻母親的小鳥又多麼慘傷？

「媽呀！媽呀！媽在那裏哪？

月亮將是你親愛的媽罷！」

嬰兒呀！

人世間有多少酸辛事，

可是那一件比你流淚更多些？

人世間有多少個母親，

可是慰你溫暖者又寄托在那裏？

嬰兒呀！

你的媽媽呢？

你的媽媽呢？

你的媽在月亮裏面啜血淚……

月亮將是你最親愛的媽呢。

學文洲滿紹介

我知道林家，是我搬家後的第二天。  
爲了報戶口，轉物資配給通帳，曾經數次出入林家的黑大門。我每次走到院中，總是要喊一聲：

「組長在家嗎？」

雖然林家沒有狗，也沒有門衛，每次去的時候，這樣知會一聲，

接過呈報書去，便在我指定的格內，小心的印上方形的紅印。偶爾再問一句：

「組長出門了嗎？」

「到鄉下去了！」

又過了幾天，那天正是星期日，組長來了，我想他一定要來的，因爲在他的組內，又多添了一戶，增加了一個組員，他一定是要來看一看的。



滿洲農民的服裝，藍大布棉襖，黑棉褲，腰中一條布帶，緊緊的，左邊掛了半尺多長的旱烟袋，烟口穿着半新的牛皮鞣鞋，頂着黃色帶耳鬍子的毡帽。

「沒有上班呀！」

「沒有，今天是星期日。」

「我看著你，林組長看著我。」

「這就是咱們組長，後院的。」

我介紹：「昨天來過一次了，你沒有下班。」

「啊！原來是組長，快請坐，天冷吧！甚麼時候從鄉下回來的？」

我遞給他一隻紙烟，他不要，從腰間

拔出了小烟袋，一面回答。

「前天趁著月亮，趕回來的。」

「鄉下的事情很忙吧！」我問。

「今年種了幾畝地，忙著集團出荷，不得不去看看，再有明年的種子配給，和春耕貸款的事情，也得和村上，與農金庫各方面聯絡一下，早作準備。」

我們一面喝著茶。

「這回配給的茶葉，可比上次強，噴香的！」組長一面吸著菸。

「這次是加花的大方，上次是紅茶。鄉下配給的是紅茶？還是大方？」

「全一樣！城裏配給紅茶，鄉下也配給紅茶。」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喝完的廢茶葉得留起來，由組上送到班上，獻給軍馬。」

我們的談話，像失去河床的流水，隨便的談下去。組長雖然是將近五十歲了，話中不時呈露興奮的語調，一口一口的吐著鏗辣的關東老烟：

「現在這年頭，和從前可不一樣了，鄉下就是做門睡大覺，也不會丟東西，黑夜走遠道，也沒有截路的，真太平！」

「鄉下好呢？還是都市好呢？」我隨便的問。

「兩說吧！住慣了鄉下，鄉下就好，住慣了都市，都市就好。可是喫莊家飯的，總得住在鄉下，像我們這一家，在建國當時，因爲鄉下荒亂，胡匪橫行，住不了。賣了地，搬到都市來，蓋了幾間房子。可是現在還得種地，唉！賣了自己的地，租別人的地來種。過了年，還是想把房子賣了，買幾畝園子。還是種地是本分。」

「是啊！現在政府正獎勵歸農呢！」

「獎勵不獎勵的，莊家人到什麼時候也得種地。」

組長不停的把烟袋中的殘灰，向鞣鞋底上磕打着，最後又裝好了烟葉，說是還要到前院去，便站起身來要走，並且說：

「後天晚上開隣組常會，時間當時再通知，有空的話，務必要去。」

我一面答應：「必去！」

送組長走出了大門，天氣很冷，像是要下雪。北風像狼叫，使人戰慄。

太陽昏沉，時間將近正午。

在年末的時候，林組長賣了房宅，我想，這位農村生活讚美論者，果然是要實現他的計劃，不久以後，又求我替他填寫了三張轉居呈報書，那時對於這位老農人，却覺得有無限的懷戀，他是熱烈的期待著土地，土地給了他極大的誘惑，雖然他十數年來——從建國當時，爲了逃避胡匪而遷居到都市來以後，直到現在，總不會忘掉農園和土，還有牲畜，但是他早已把這些賣掉。浮動的憧憬，不會幻滅，政府一唱歸農，他便像勇敢的突擊隊一般，要去尋找他失掉的夢。

大家知道組長要下鄉了，這次下鄉恐怕永遠不再回來。至於下任組長呢？這問題漸漸的迫近了，果然在一個黃昏，組長匆匆的來了。

「八點鐘在後院開會，選新組長，我現在鄉下的事情多，再說開春就搬家了，組上的事情得另找人辦。一定要去呀

像禮節一般的。

每次總是在呈報書上，蓋好了印，我稱謝之後便告辭，至於那位是組長，我還不會見過，每次接待我的，是一位老婦人：

「請坐吧！有什麼事，打印呀，打在那兒，來，我給打。」

「沒有上班呀！」

「沒有，今天是星期日。」

「我看著你，林組長看著我。」

「這就是咱們組長，後院的。」

我介紹：「昨天來過一次了，你沒有下班。」

「啊！原來是組長，快請坐，天冷吧！甚麼時候從鄉下回來的？」

我遞給他一隻紙烟，他不要，從腰間

也沒有進屋，便又到隣居去通知開會的事情。

究竟選誰作組長呢？這問題從我腦中滑過後便決定選隣院更生布工廠的王經理，林組長也曾表示過，工廠經理當組長最適任，既認識字，跑腿聯絡，又有小夥計可使。至於王經理適任與否，我因為遷來的日子淺，雖參加過兩次隣組常會，也沒有看到王經理親自出席，祇是我每天早晨去便所的時候，通過更生布工廠的院門，那風雪不誤，專心在院中抖抖擻的便是王經理，黑緞子棉馬褲，黃色協和服上衣，小平頭頂着火車頭式的水獺帽，矮胖子，典型的商人，：

## 文

## 友

將近八點鐘，我便到組長家去。

祇有青年的公務員張先生到了，我們見面，也不外一般，驚嘆天氣太冷，公務繁忙。過一會組長回來了，看看組員來的不踴躍，便又去催請。時間還差五分不到八點，組長竟沉不住氣，以為今天的會議，十分重要，務使全員參加的精神，在奔走着。

八點響過，帶着白腕章的報差李先生來了，接着組長伴同更生布工廠的王經理到了，尖餅舖的老黃也來了，組長就說：

「開會吧！」

「才五戶啊！」張先生點了人數：「還有沒有來的吧！再等一會到齊了不好嗎？人多熱鬧。」

「沒有誰了，王經理既然到了，有你們諸位，其餘我可說是沒有意見，家裏也沒有人。」

「趕車的老孫，還有劉雙子，瓦匠：。他們呢？」報差老李一氣的問下去，他是挺熟習本組的一切。

「都沒有在家，婦道人家也不明白什麼，就算了吧！」組長經驗很豐富並且自信的：「你們幾值合計合計就算了，我擔任組長呢，一兩年了，這回往鄉下搬，今後組上的事情呢，想交給王經理，經理呢，又識字，櫃上的人也多，將來的事情，一定能辦得圓滑。」

「那太好，贊成！組長說的很對！」張先生首先贊同，可是王經理站起來，斜舉起一隻膀臂，鐵一般的反對說：

「不行，我幹不了這碼事，櫃上的事情都忙不開，那有閑工夫扯這一套。」

最後的結論是：「我不幹！」

「這是給隣居謀福利的事情，既經林組長熱意懇託，請不要推辭。」我解勸的，可是王經理並未接受，反加厲的：

「你們若再推我當組長，我就要走了！」

張先生臉都紅了，青年人是容易動火的。他看不慣王經理那奸滑的態度，興奮的說：

「我也不必說什麼大道理，諸位都知道，現在是什麼時代，在戰爭這們緊迫的現狀下，民防衛是多們重要的課題，我們隣組的活動，對生產基地滿洲的貢獻，是多們偉大，假如我們每個人都像王經理這樣想，人人都不盡組長的義務，那嗎民防衛還有什麼力量可說……」

張先生英勇的，火樣的熱情，不停的噴吐出來，王經理却像是被火烤化了的糖人一般，垂了頭，無精打彩。張先生

又轉向我：

「X先生，不然你就把這組長的担子接下來，怎麼樣？」

「雖然可以，我每月總要有十五天是在外埠的，恐怕誤事。」

「行！」報差老李慫恿的：「原來林組長不也是常下鄉嗎？」

「幹吧！咱們這組，人和第一，有什麼事情大夥商量着辦，彼此幫忙。」組長說：「就這們決定，就交給你了！」

又轉向受訓之後垂頭喪氣的王經理說：「經理不能作呢！也許是難言之隱，那麼後來的事情，也要和身任組長一樣的幫忙……」

王經理像是被提醒了一般：

「不是咱不愛幹，是咱幹不了！」又進一步的解釋下去：「咱念了兩天半書，就學手藝，住地方，現在這些事情，咱是真不大明白，叫咱幹組長，咱那能幹？咱這組明明有念過學生的，會說外國話的，明白事的，偏讓咱幹，咱那敢幹。」

不知道王經理說了一些什麼，張先生像要動怒，我急忙的：

「書歸正傳，過去的事，不許再提，現在我就接辦組上的事情，不過我在與不在關於組的活動，請大家積極協力。」

鼓掌了，贊成了！但是王經理却毫無同意和反對的表示，祇有驕傲勝利的肉紋，在他那寬大的臉上表現出來：

「咱櫃上事情忙，咱就回去。」

王經理告辭了，林組長把他送到門外。我們的組長改選會議，不久之後，也

結束了，每人冒着黑夜的清雪，走向歸途。

在我們的隣組，公務員張先生的面影，大家對他很熟習，面龐清瘦，體格也不十分健康，正直，清白，性格像刀一樣明快，家中祇有受過中等教育的妻，過着清貧的月俸生活。

第二戶劉雙子，是休業後的商人，家中一妻一妾，子女各一，每天吵罵，他們的生計，僅依賴高利放給別人幾筆有限的錢息。

第三戶是姓鄒的女行商，將近四十歲的獨身女，雖然貌醜，但也爽直，總是向每戶借錢，又不時的向每戶還債，有時窮的一名無有，有時錢又像水一般的，她的生意像是很興隆，又像是很蕭條，有時賣綢緞布料，也有時連三斤五斤

包米麵她要熱心的買和賣，有時她清晨午夜的，跑東跑西，有時她三天五天閑得無事可作。

第四戶是瓦匠和瓦匠之妻，瓦匠是滿身白灰，早出晚歸，他的妻是腸結核患者，不死不活，瓦匠回家之後，挑水煮飯，整理內外，忙得可憐。

第五戶報差老李，雖然三十幾歲的年齡，却有四女二子，每天從早晨六點鐘，一直到十二點，他是為閱戶送報，午

後他還兼任給幾家距井遠的閱戶担水，補助他的生活，晚上他最閑，背兒抱女，口中唱着兒歌，有時候領着子女合唱

，又加他那樂天的性格，常使隣居們羨慕他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第六戶是煤車脚夫老孫，山東人，家中有七十幾歲的老母，他已經三十多歲



，還是一個獨身漢，每天早出晚歸，除非他是給隣近送煤，不然是總不會見他的，他的老母，除了作飯之外，却勸喜串門。

第七戶便是已經介紹過的更生布工廠的王經理，有櫃夥，無家族。

第八戶是尖餅舖，攤尖餅的老周，是河南籍，因為賣尖餅的關係，便自稱是山東人，妻和兩個女兒，還有一條毛驢。大女兒看磨，二女兒秤尖餅應酬主顧，妻常拖着炭斗式的兩隻腳，去購買尖餅原料。

第九戶是職業不明的青年獨身女人，家中很狼狽，本身却好修飾，常常在晚上外去，但是她家中並沒男人來，家門常鎖，找她也不容易。

第十戶該說是林家，但是林家就要轉出了，林家的房產，是賣給了某家庭紡織工業，據說要在這裏設分廠，管事的是女人，日系，姓小林。

我的隣組，便是這些，他們的面影，一天比一天熟稔了，到我家來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起來。

冬天過去，天漸漸的暖和了。林家在某一春天的清晨，用一列大車，全家遷到鄉間去了。林家搬走之後，在他的黑大門旁，便掛了一塊嶄新的木牌：

「××家庭紡織工業分廠」  
在新主人監工修理內部的同時，許多新奇的木製紡車，便也搬入，停放在院中。

有一天小林太太拿着戶口紙到我家來，我便隨便的問她：

「一切都收拾好了嗎？不久就要開工了罷！」

「一切都簡單，祇要有作活的人，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開工。」她又含有宣傳意味的解釋着：「工作輕，待遇好，還有特配，十幾歲的姑娘能作，上歲數的老太太也能作，紡車又都是新式裝置，祇要一熟練，工作效率一定高。」

「全用女工嗎？」我問。

「全是女工！」

「工人還都沒有來嗎？」

「不！」她表示出我依然未能理解她方才說的話：「就用四隣的婦女老太太們就行了。」

「素人也不會使用那些新式紡車。」我說。



的婦女，在各產業部門，已經顯示了偉大的功績，我也希望滿洲的婦女，同樣的，盡國民的責任。爲自己，爲第二代的幸福，爲大東亞各民族求解放，盡所有的力量要完遂這次戰爭。」

小林太太很興奮，她的至誠使我很感動：「我一定盡所有的力量，勸誘她們，叫她們從事這一舉，數得這神聖的搶後生產。」

小林太太滿腔的歡喜，一再的要求妻到她那去串門。我們這組，又添了這樣的新的，和春天一樣，帶給了我們許多清析的歡喜。

「鄒太太，你閉的很，怎麼樣？」她吐了一口痰：「我看看。現在小買賣不好作，進工廠我倒願意，以往就是因爲離家遠，現在既然家左近有了工廠，我把身邊的事情清理一下，到工廠作點事情更省心。」

大家一氣聽下去，有人稱贊：「這好極了！」小林太太歡喜得眼睛汪出水光：「來罷！來罷！快來罷！」大家笑了，在笑聲中，劉雙子也像是

「沒有什麼，一學就會，祇要有三天工夫，就能成爲熟練工。」她很有自信的，又要求我：「你是組長，就請代爲向四隣吹噓一下，如果有誰願意在這工廠作活的，一切待遇，管保能使她們滿意。在這生產總力戰的時候，婦女們正應該表示搶後女性的力量，日本內地，

土地鬆軟了，在陽光濃照的小土坡上，發出了植物的嫩芽，爲了修理初春的防空壕，我到組內各戶去通告，男人們都從早忙到晚，女人們又沒有修防空壕那樣的勞動習慣，所以在限定的日子，依然沒有修好，於是在一天晚上，又召集了一次臨時隣組會議，希望各戶緊急把

明白了大家說的是什麼事情，對小林太太比手劃腳的：

「這個，」指着鄒太太：「我的兩個的有，明天一同叫她們到你房子去幹活計。」

大家哄的一聲笑了，屋頂震動了般的

小林太太似懂非懂，張先生代為解釋，劉聾子有兩個老婆，大家的笑聲才平息下去，我想慫恿那職業不明的青年人到工廠去，一回頭，不知她在什麼時候走了，同時更生布工廠王經理的席次也空了。

今天王經理一句話也不會說，很寂寞的，但是總是把別人的談話，認為無價值的，這原因據報差說，是因為有那青年的女人也在場的關係。報差替王經理担水，在王經理的住所，時常遇到那職業不明的女人。報差的消息很靈確，所以關於那女人和王經理的事情，大家是願意傾耳靜聽的。

「你找誰？」報差看見我對那空席犯疑：「一前一後，用眼角拍了一封無綫電就走的呀！」

有人笑了。

「這種品行不端的女人！」張先生憤慨了：「在我們隣組，就是我們隣組的污點，在我們國家，就是我們國家的污點，我們大家要想法驅逐她。」

別人都點頭同意，但沒有意見：

「據前任組長林老先生說，她是老戶了，雖然沒有職業，行品不正，但從來沒有作過太壞的事情，偷摸的事情更沒有，既然有這一段歷史，我想，還是由

我們組裏的那太太出馬去勸一勸她，入紡織工廠，小林太太，怎麼樣？」

「好極了，好極了！」小林太太興奮的：「我去說話，就去！」

「不要太急，明天去罷！」我抑止了

小林太太的興奮，我知道那女人並沒有回家，一定是到王經理的住所去了：「假如小林太太說勸不成功，那們再託張先生，勞張太太

再去游說，總之，全組的太太們總動員，輪流去，那時一定會使她覺悟的。」

報差老李，微笑的：

「張太太肯去，百說百妥。就怕是不肯去。」

在這一組內，

祇有張太太是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平日很受隣戶的崇敬和信仰，大家相信，這件事務如果張太太不能成功，別人是毫無能力的。

「好！」張先生說：「假如小林太太遊說不成的話，一定叫內人去第二趟。」

大家放心了。作為組長的我，又提醒大家修理防空壕的事情，張先生說：

「截止到十五號，如果誰家的防空壕

再不修理完善，那們就由隣組的互助，加急修理。」

「贊成雖然是贊成，對自己沒有修防空壕的住戶，徵收五塊錢勞動費怎麼樣，把徵收的款，作為國防獻金，這樣辦，替別人挖防空壕，那勞動的代價，是捧呈給國家……。」小林太太的提議未完，報差先贊成了，光餅舖的老周也贊成。



成。

小林太太的提議，使大家恰中心懷，那原因就是截止到現在沒有挖防空壕，而將來也不想挖防空壕的祇有那職業不明的青年女人。鄒太太那個女行商，雖然也沒有挖防空壕，但是把這件事情已經拜託了煤車脚夫老孫老孫已經答應，

祇要那一天回早些，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挖成的。現在聽到小林太太的提議，她也表示贊成，因為職業不明的青年女人化五塊錢，她也不能表示吝嗇。最後又有人提議，在十八號防空日以前，一切要修理好，篋麻子也要種植，並且要大量澆水，細目都討論完了，鐘已經敲打九響。

許多日子沒有聽到王經理的抖擻聲了。煤車脚夫和尖餅舖的老周，雖然替那職業不明的女人掘了防空壕，但是那女人多日沒有回家，五塊錢終未收到。

有一天報差對我說：

「更生布工廠的大老闆，和那個女人在旅館被檢舉了，今天小報上的那段風流事，就是她們倆個呀！」

「唔！」我恍惚的又記起今那的那一段未曾注意的新聞，雖然沒有發表姓名，我想主角一定是更生布工廠經理那女人了。

劉聾子要經營農園，由前組長林先生的介紹，到鄉下去了幾次，進行的很順利，妻和妾都在小林的工廠作工，吵架的事情，總沒有發生，劉家平靜無事。

劉聾子的妾，到小林的工廠，主要目的是為了得配給烟捲，工作又不限制時刻，多作多得代價，不上班也沒有關係。可是漸漸的希望到小林工廠的人多了，就是住在距離很遠的人，也有希望到這工廠來工作的。

於是那職業不明的女人，所估據的那一間半小房，為多數人所注意了：

「和房東說一說，若是房子倒出來，就租給我們吧！」

相識的，還有不相識的，在工廠的女工們，不斷的有人來這樣的要求。

「祇要那女人回來，她搬了家，就把這半間房子租給妳們。」妻對她們解釋

：「上回小林太太也說了，工廠要把這半間房子租下給妳們作宿舍呢！」

姓鄒的那女行商，自入工廠之後，便受小林太太優待，果然收入和配給品，

都使她很滿意。自從家庭紡織工業成立以來，老周的尖餅舖，生意大加興隆，

早晨六點鐘到八點鐘，作自己的買賣，從九點鐘開始，為小林太太加工，原料

都是新織工廠供給，每天需要六七十斤尖餅廉價的由小林太太分配給女工們作

午餐。

### 友

小林太太盡心於紡織工廠，除獨身女士的宿舍還未能解決，就是女工夜校的事情，有一天她對我說，最近想教給女

工認一點字，有沒有先生能每天五點鐘到工廠去給她們上課，最好有一位女先生。

「這樣的先生，恐怕不好找罷。」小林太太懇切的：「現在因為是試辦，每天僅僅一小時，四十分鐘滿文，二十分鐘日文。」

「日滿文兼通的女先生？」我說。

「不！」她又解釋：「日文我可以担任，祇要找一位通滿文的女先生就可以了。」

我想，這件事情，張太太一定願意作的，便立刻答應了小林太太。

「有的，我明天答覆你吧！」

她再三的懇託了，才告辭。

當天晚上，我便到張先生家去，他們才喫完晚飯，我便把今天小林太太計畫

的事情，對他們說了，張先生很同意，張太太稍存幾分謙虛，後來也答應了。

報差老李又來報告消息：

「更生布工廠的大老闆，又娶了一房小，你們猜，他娶了誰？就是那個和他

一塊在旅館開房間的那個女人呀！」

「真的嗎？」有人問

「可不是！」老李答：「今天早晨我去送報，聽他們櫃上小夥計告訴我的。」

「又回來了嗎？男的和女的一塊？」我問。

「聽說回來好幾天了。」

「你不是說被檢舉了嗎？那天放的？」

「誰知道。」老李沒有自信的：「他們櫃上的夥計說，住旅館是謠言。」

「是嗎？」結果不知那些是謠言，那些是事實，王經理和那女人一同回來居住，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又有一件事情

繼續的發生了，報告這消息的依然是老李，那是在第二天午後，在門前遇担水的老李：

「大老闆叫衙門抓去了！」

「什麼事？」我問：「還是因為那個娘們吧！」

「不是，聽說昨天工廠丟了兩匹更生布，老闆咬定是夥計偷出賣了，夥計一

生氣把老闆告了。」

「什麼罪呢？」

「還不是因為暴利！」

「抓去也好。」我說：「像他那樣人。」

「誰說不是呢？」老李又担起了水：「一會再談，我把這挑子水送去。」

我望着老李的背影，默默的感覺到輕鬆了一些。我的眼前也明亮了一些。

戰局日加緊迫，每天黃昏之前，隣組練習救火，防護，漸漸的成爲一種運動

。這澎湃的氣勢，源樣的在推廣着。官吏組織了挺身隊，就要走向軍需

工廠的路，這種光榮，普遍了青年層。

在我出發前一天的晚上，張先生來了

「明天我們就出發了，現在是來辭行。」張先生精神旺盛的，他穿着會社支給的新服裝。

「真快啊！」我讚美的：「我們是明天晚上出發。我正想找你，隣組上的事情，交給你太太作吧！」

「行！」沒有看到過張先生像今天晚上這們慷慨，興奮：「本來是，這些事情，是屬於家庭防衛，就應該讓給女人

幹，我們男人，不上前綫，至少也得到工廠去，轟轟烈烈的……。」

這樣使人興奮的話，一直談到夜深。

我到軍需工廠之後，時常接到家信，在初夏的時候，有一封信裏說是防空壕

上的篋麻子已經長得很高了。

這封信引起我許多懷念，四隣人們的面影，輕輕的映上眼簾，當機械聲嗚嗚

的響起來的時候，又想到更生布工廠主人的抖擻了。王經理以後怎樣了呢？

篋麻子在夏風裏，將更茂盛了吧！

（十二年，四，十五日稿）

小松先生本名趙孟原，滿洲國新京藝文會房職員，小說集「蝙蝠」「無花的薔薇」

「木筏」他出版多。



在「紅樓夢」中，寧國府裏的人物，雖然花花綠綠，却是醜態齷齪，彷彿是一堆垃圾，也是一堆污泥，難得有一兩個乾淨的人物；而尤三姐就是庸中之佼佼，可算得污泥中的一朵蓮花，誠如劇作者（石華父）所說：「尤三姐在書中的生命，雖然很短促，却留人以很深的印象。」

劇評

「姐三尤」

長風金

我們也有此同感，所以然者，是因爲尤三姐有一個可愛的性格；她敢怒、敢罵、敢哭、敢笑、她討厭扭扭捏捏：「你們那些偷偷摸摸的狗東西！」她憎惡「滿嘴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人，如果這種人惹了她了，她便立刻大發脾氣，罵個狗血噴頭，像盆火似的撲往你身上，要

燒了你才罷休，嫉惡如仇，是這樣一個剛烈得可愛的人！這樣的人，最使人忘不了。

劇作者寧願犧牲現成的尤二姐之曲折的故事，而寫尤三姐，着眼點不可謂不高。不過劇作者對於「紅樓夢」懷有一種恐懼：「它（指紅樓夢）就跟尤三姐這個人樣，扳起了臉，不容許人接近，它那裏肯由你搓，由你捏？看上去明明是一塊肥肉，可是燙得慌，叫你捏不上手。」

由於這一種「燙得慌」的恐懼，劇作者對於原著就不敢搓，不敢捏，就祇能順着原著的故事的發展，而加以潤色而已。猶之乎小學生的對付期考，作「填充法」而已，創作的性質極少，幾乎看不出。

在如此情形上，劇作者就是把多量的墨水，灑往尤三姐的身上，亦還是不得要領的，尤三姐的性格，依舊並無強化，此無他，皆因缺乏創作性的緣故。

照理，尤三姐性格的獨特，凸出，本來是劇作者的份內事，劇作者應該用很清楚的筆劃，勾出一個人物的輪廓，但是現在的「尤三姐」並不然，却給優秀的演員（章偉），以演技補充上了，凸出了這個人物的性格；章偉的尤三姐，給劇本添上了不少的光彩，動作、唸詞、均極爽利，極

合身份，饒有風趣，與「龍鳳花燭」裏的梅瓊，又大不同了。尤以酒瘋一節，最是淋漓痛快，以演出效果而言，演員補充了劇本，也可以算是一個成功，但另一方面，劇作者是失敗了。

在「尤三姐」裏，我們竟找不到主題，也許主題是有的，却是不明朗，劇作者原可以搓，捏「紅樓夢」，用大刀闊斧的手段，切下這塊「肥肉」，照自己的方式切；線條朗朗地封建權貴們生活的惡濁，給勾劃出來，不要有所寬容，剝他們的皮，抽他們的筋，給觀眾們瞧瞧，他們是些什麼東西。——這些東西，現在還有，而且很多。

在「尤三姐」裏，如賈珍「翟字飾」，賈連「郭平飾」，都是那時代好代表，劇作者却輕輕的放過了他們，把他們寫得那樣浮泛。

這實在是一種缺憾，劇作者忘了烘托主題，完全忽略了陪襯，「爲什麼寫這個戲」，這個問題，並沒有在劇作者的腦中打個旋。這是很可惜的。似乎，應該旋上一旋。

導演「章杰」的手法，平庸，惡劣，一個好的導演，導演一個戲的時候，對於「跑龍套」的角色，是極力避免的，演員多，決不能一定戲好，必須使每個演員


都能獲得一個發揮演技的機會，不致太參差不齊了，才對。而「尤三姐」的導演就不然，在這個戲裏，搬上舞台的「跑龍套」竟如此之多。有：昏聩的尤氏，曉瑞的刑夫人，柯剛的王夫人，何求的興兒，白羽的店家，李言的大姐兒，歡子的小姐兒，凌之浩的強盜，馮琳的王熙鳳等，都無戲可演，完全成了廢物；導演對於演戲機會的支配，顯然是很不適當的。

劇情的處理，很零亂，情調不一致，散慢，有「陰陽怪氣」之病，不爽快，不痛不癢。

還有點兒累贅，如客店投宿一節，大姐兒，小姐兒大唱山歌，就可不必，遇盜一節，更可略去，薛蟠「陳鐘飾」遇救後，與湘蓮「馮喆飾」義結金蘭，跪下叩頭，更是烏煙瘴氣。再如賈蓉「王愷飾」調戲姨姪一節，導演用滑稽的手法來處理，缺乏強烈的諷刺意味，也是很不安妥的。

比較能抓住情緒的，還是第一幕，尤三姐花園中聞柳湘蓮歌聲，沈醉於歌聲中一段，邊燈漸熄，頂燈直注章偉身上，大有詩意。

演員方面，除章偉外，上官雲珠的尤二姐，陳鐘的薛蟠，都不壞，餘則不足爲道了。



本通藥房

# 榭屋奇應丸

小兒良藥

廠藥大屋榭 處行發國中

售均房藥各 號〇五三路浦乍海上

能保 除嬰 小四 兒季 百平 病安

發 育

強 化